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1996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三十二期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西雅圖)
張 錯(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期主編:

陳本銘

編 委:

達 文·遠 方
陳銘華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張湘業(三藩市)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葉載福(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費城)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果 風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關 雲(台灣)

●一般在談及詩人時，咸都認為這是男性詩人的泛稱，至於說到女詩人，自然而然的自會冠上強調意味甚重的“女”詩人稱呼。這樣的稱謂如果單純在於區分性別當然絕對正確，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許多時它卻被援用於評比、褒貶等方面來，尤其是大男人思想濃烈的評論文字更為意念顯明。

其實，對於詩人而言，性別的區分祇應存在於生理。但，對於詩，陽剛與陰柔則截然兩面，有很明顯的性別分野。男性詩人可以因其細膩纖柔被劃入女性風格，女性詩人也可因其剛健豪曠的氣勢被列為男性風格。這些評論家筆下的“女性主義”“男性主義”作品並不因為作者性別而認定，相互混淆相互易位的現象往往常見。有些作品剛柔兼備，有些則非常中性，風格上的歸屬往往形成每位詩家的獨特性，而獨特性是不分軒輊的。論定一個詩人的成就也不是狹窄地從某一單項著手。

正因為這樣，今期的《新大陸》不著意地組成一個女詩人小輯，也不特意標出名稱。一來未經策劃組織，二來詩人們來稿的地份相當廣袤，但從格蘭娜·豪勒威而尹玲等一十五家詩作，雖然各具匠心，風貌還嫌未能涵蓋全面。所以祇以性別歸類把她們組列在一處讓讀者嘗試從作品風格去區別性別，猛虎與薔薇都從夏娃們的傑作中辨證好了。

●由劉耀中執筆介紹的美國女詩人Sylvia Plath，加上詩人張錯及張芬齡的詩選譯組成了美國詩壇傳奇人物一幀速寫。

Sylvia Plath短促的一生和她遺下的生命感極其強烈的詩作一直是文學界及社會人士的爭議課題。這位“懺悔派”主要詩人，無可置疑是美國詩壇奇才，她的詩風嚴峻苦澀，她以帶有原始性的宗教觀念來看待生死、愛慾、痛苦等情緒並以此作為題材入詩。想象力豐富近神經錯亂，她以神話式的幻想戲劇性地融入現實生活，詩裡奇詭意象的運用，粗暴、激情的口語化詩言語加上出人意表的遣詞用字及極其細緻的表現技巧造成她個人獨具的詩的張力。這種特色對當時奉艾略特詩的思想為主流的诗壇，她那種表現女性受壓迫憤怒和個人經驗大膽暴露的作風更被戰後美國社會衛道之士視為離經叛道。“懺悔派”更被斥為“自我中心”的極端主義，與法西斯同出一轍。爾後，由於詩人的自殺，引起一時風暴，女權運動者視詩人為受害者、女英雄。文學界則視其為藝術文學的殉道者。心理學家更追根究底，自其童年成長經驗中的伊底帕斯仇父(母)情結追溯，日後大受影響的婚姻生活。並認為這是女性在社會制約下對抑壓的(Ego)自我產生的一種精神轉移(Transference)。在“懺悔派”藝術與人生不容分割的理念的影響下使詩人塑造的神話的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混淆失衡，加以詩人獨特的原始性宗教生死觀念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導致詩人死亡作為解脫以追求來生更加的美好。當然這些都以詩人本身的個人經驗和美國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內在和外在外在因素大有關係。這裡，無法深入探討與分析。本期出版適逢詩人的逝世33周年，僅能以有限的篇幅文字來紀念這位短命的詩壇奇才，不無遺憾。同時也希望藉此引起讀者和作者對現代詩及詩人有關的課題的興趣和省思，並進一步參予討論。

●本刊所登載的評論、書札、譯介等文字皆屬作者個人意見和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對此本刊已早有聲明。

通訊處: 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錄

編輯筆記	編者	1
目錄		2
詩創作		
· 黃伯飛	詩的道場／老人世界兩章	3
· 王性初	卡通雨：華盛頓地下鐵 雨中的華盛頓	4
· 區劍鳴	戀之物語：仙人掌／長春籬	5
· 古寒山	中國兵馬俑	5
· 李斐	空心菜	6
· 非馬詩抄	帶詩上時裝店／流淚的聖母像	6
· 千瀑	訪聖奧斯定博物館／潮來潮去	7
· 達文	遺言／門	8
· 葉日松	故土的眷戀：鄉音／第四公墓 六十石山／南歸雁	8
· 戈仁	與李白一宵談	8
· 秦松	台北四帖：偶雨帖／街河 車禍待識／岸頭風雲	9
· 王和	剪髮	10
· 陳建華	牙痛在Las Vegas	10
· 周正光	雄鷹木雕	10
· 秀陶	M.／禮物	11
· 張錯詩輯		12-15
· 陳本銘	盛宴三首：甲．杯／乙．面具舞會／ 丙．煙花	16
· 歐陽昱	獨樹（二首）	17
· 吳悠藍	鞋	17
· 張國治	秋雨存愁	18
· 陳銘華詩抄	車行山道／大漠風飛沙	19
· 李國七	夜間／夜行者	19
· 丁子	樹，門及其它：有一棵樹／ 對面有門嗎／黃昏，手指上……	20
· 陳強華	墓園	20
· 遠方	入世三首：歷史／現實／將來 八月的夢	21
· 陳齊家	一杯涼開水 三題	22
· 宋遼	西爾維婭主婦札記	22

· 雲幻	夜歸人	22
· 銀髮	台北牽回及其他： 無題／我獨自走在台北的街道上／ 下午／雪茶／遊台北故宮博物院／ 給台北／二十年	23-24
· 紀弦	子非魚	24
· 格蘭娜·蒙勒威作品：	抵達：台灣來的手雕碗櫥／誰偷誰得／ 聖路易日出／沼澤標準時間	25-26
· 心笛	像岩石／心帆	26
· 馬蘭	病中系列	27
· 周曉萍	風景	27
· 關雲	岸的風景	27
· 虹影	黑暗的家／他如何避免烏的仇殺	28
· 南嫻詩作	一種姿態／攪夢入懷	28
· 賈薇	黑鐵軌	29
· 路羽	影子／渴望	29
· 謝馨	永久住址	30
· 劉亞麗	景色	30
· 張瑞玲	孕婉	30
· 斯冰	卜者心事	31
· 馬麗芳	再見	31
· 尹玲	北京一隻蝴蝶	32

詩譯介

Sylvia Plath 詩選譯：

· 張錯	瘋女的情歌／月亮和紫杉	40
· 張芬齡	爹地／拉撒若夫人	41-42

詩評論，詩人推介

詩的點線面

· 向明	小論詩中的意象	33-36
· 劉耀中	曇花一現的詩人： 西爾維婭·布拉斯	37-39

訊息·其他 4, 39

詩的道場

• 黃伯飛 •

三山 五嶽
凡塵
艱步 深痕

古希臘 羅馬
鬧情緒的
俗神

耳邊 聽來
辨 認

輕率的話語

懇切的心聲

息去紛爭
口誦心維

煌煌 日月外
紘天一字

寶藍星幕

之上 之上

這一個 歡歡 燦燦

熠熠 光明的

大道場

老人世界兩章

一
老人他說的話
你可別全信它

他會拉起一副
道學的面孔騙人

細看 他額上的
皺紋 摺摺疊疊著
多少個故事

真真 假假 真真 假

假假 真真 假假 真

二
他說的話並不完全
沒根 樹開花的時節
有蜂 有蝶 然後
纔結上一個個果實

一個個果實

如實地長

如實地落

他說的話

慢慢你覺得不十分錯

卻只是太過天真

你要說他

“你不是個老人！” 他

笑去了額上的皺紋

說：“你說我不是個老人

我就不是個老人。”

你真要問？

他板起面孔認真地說：

“我只不過是一個凡人。”

附誌：讀陳銘華的《童話世界》詩集，想起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卡通·雨

王性初

華盛頓地鐵卡通

千篇一律的面孔
 等待著千變萬化的顏色
 紅藍綠橙黃的線條
 在地下張牙舞爪

許多人忙忙碌碌
 許多人慌慌張張
 匆匆在交叉點中
 惶惶在平行線上

進進出出
 上上下下

背包鞋子和肢體
 邊震顛邊與車廂同步
 於黑暗中前進
 在光明中停滯

雨中的華盛頓

幾陣很烏黯的雷聲
 滾過華盛頓的紀念碑
 接著便是同樣沉悶的閃電
 在舔白宮的屋頂

斑駁的雨腳
 走在賓夕凡尼亞大道上
 濕了路街
 濕了雨傘
 濕了烏鴉的叫喚

國會山上不休的證辭
 很興奮地發作
 正忙著和風雨調情
 重要一次季節的遊戲

沒有誰
 去驚醒端坐的林肯
 在高高的台階上
 讀華盛頓的風聲雨聲
 讀華盛頓耐讀的故事

鳴謝

本刊議決印行五週年《新大陸詩選》。消息發佈後，陸續收到詩友寄來樂助的印刷費用，茲將芳名列下，以致謝忱：

林建中	\$200.00
陳寬	\$100.00
遠方	\$100.00
吳懷楚	\$100.00
高成鵬	\$50.00
斯冰	\$100.00

青年詩人林耀德猝逝

台灣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著名青年詩人林耀德在元月八日晚間因心肌梗塞猝發逝世，享年僅三十四歲。詩人生前創作力甚強，寫了多達數百萬字的作品，包括了：長、短篇小說，詩、散文、評論、訪談錄、影視劇本等。已結集出版者共達二十餘部，並多次獲得國內文學類各種重要獎項。

非馬英詩集義賣

芝加哥詩人非馬英文詩集Autumn Window (秋窗)已在元月初出版。印刷精美，內容共分五輯。卷首序言由美國著名女詩人格蘭娜·豪勒威及亞裔詩人李立揚執筆推介，在精簡的文字裡把非馬詩的特質一針刺了出來。非馬並將《秋窗》五本捐出作義賣，每本八美元（另加二元郵費），得款撥充新大陸出版基金。

陳齊家詩集出版

本刊名譽編委，青年詩人陳齊家最近將早期作品結集交由新大陸出版，詩集命名為《愛之旅》，是詩人第一部詩集。前有非馬序言，訂價五元（另加郵費）。請與本刊聯絡洽購。

仙人掌

屹立
在海市蜃樓之中
黃沙漫漫
等他赴約 帶你比翼
海闊天空

固執的愛
已在不毛的土地上
滋長生根
一輩子的風沙
就在你每一吋嫩滑的膚肌上
恣意紋身

狼嗥 淒厲 夢醒
白砂閃爍 非星星
是你的流淚眼
日盼夜望 孤獨地結晶

在絕地上
你是一棵至死不渝的
長春樹

只怕他重來時
驚駭你遍身刺猬的芒針
不敢走近 甬說相擁

也許他已來過
——早不動聲息走了

連一句拜拜
也吝嗇了

8/15/95 洛城

區劍鳴 戀。之。物。語。

長春籐

一心向上
高攀 抓著的
管它是一根光禿禿的木樁
或是一道空白的牆
也要伸出搖曳不定的籐蔓
去試探觸摸
縱是無花無果地
也要在頂上 纏出一片青綠

別笑紅杏
你也原是踰牆的高手
有時爬上了葡萄架 窺視
有時卻又學鳥 飛上枝頭
作一時的鳳凰

7/12/95

中國兵馬俑

好一群肅穆的隊伍
高大雄壯又威武
馴服地護衛著一個獨裁的夢

三千年黃泥的封埋
出土後仍持劍站立，不敢挪動

當令世界驚啊
誰在門外扼腕嘆息，一聲又一聲

古寒山

李斐

空心菜

色即是空。一切物質現象的存在，都沒有實體。
空即是色。一切實體的現象，也是物質的存在。

侍應按上一碟碧油油的空心菜
四雙筷子齊起
有說要嚐嚐鄉土感情
友說要減少肉食熱量
又說比雪藏沙律更富口感
右說要尋找童年時的回憶
我端坐不動聽朋友們話心事
冰凍啤酒與冷氣透過脾胃

盈盈的笑語裊裊的熱茶
一碟碟熱茶涼了空了
一只只杯子溢了乾了
那一天傍晚我不刻意坐禪
心念投射中通的菜莖
空心菜啊空心菜告訴我如何緣起緣滅

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紐約

吵著要上時裝店
嘟著嘴的女兒
嫌她的詩人老爹
用老掉了牙的打字機
為她裁製
襤褸的衣不敵體

勉強地他從電腦裡找出
一套款式雅緻剪裁合身的
字體
讓她穿上
然後站在那裡
歪著頭端詳
突然悲從中來
摟著玉立亭亭的女兒
號啕大哭

1995/12/02

帶詩上時裝店

強忍了將近兩千年
眼淚
終於潸潸流下來了

低著頭站在風中
人們等待
另一個奇跡
母親亙古的哀號
穿越時間
呼天搶地來到

1995/10/27

非馬詩抄

流淚的聖母像

千瀑 訪聖奧斯定博物館

一腳踏進這門檻
左拐右彎渾然不知身落何處
深長的甬道既幽且森
猛然擋在前面的
噢，我扯著同伴的衣袖問
短小的保祿何以
和伯多祿的身高等長？
沒有回答來不及回答我爲一排苦像
的眼神細細思量
一座江湖在心頭洶湧
血一般迷人的慈悲我知道
我瞻仰的是誰
誰在嘆息呢而且留下這謎底
教跟來的人前仆後繼
雖然中古時期墨藍的天空
凝重了些我仍能感到
聖人那力透紙背的生命
一絲一縷，一縷一絲慢慢
向我滲透而來……
走著走著我爲自己
孤單零落的鞋聲驚醒
那些，和我一起的同伴忽然
都不見了遺留我
在一幕沉寂的晦暗中怔忡失措而且
清清楚楚
穿著黑袍的那人我猜他
正要轉過身來自一幅圖畫裡
看我成另一幅圖畫
背景是可憐的肢體，沒有頭顱
致命的刀痕猶深我彷彿
聽到汨汨流動的血水在泥土裡
和種子擁抱激盪的聲音
那時聖奧斯定手抱聖經要我
強要我聽他講神學最迷人的部份
我正要側身走過而前面
聖方濟五傷冷不防揪住我說
瞧，這個人……
我看到一線陽光從窗扉之間
剛好落在
主最愛那人的臉上
他彷彿笑我軟弱又彷彿在講
有關愛和光和他的神聖福音
更多的聲音湧來如昏眩的潮水
看來簡單的甬道越走
越深長像一個迷宮

我努力記住一些名字欲忘了
萬物的根源只有一個
那怕路多遠道多長
“不要怕，是我”
徬徨裡我終於尋到光的出處
正是那光
讓幾許聖人慟心低迴讓我
長久駐足默默仰望

九五年元月卅日追記於台灣總修院

* * *

——Nasugbo Beach 有感

潮來水去

就是這樣的船隻曾經
教我驚心
潮來水去
怎麼一帆就幌了十八年
風化的岩石彷彿我的前生
我好想說我回來了
但告訴我
告訴我那座島嶼可以認出我
那年那月那懷著鄉愁的少年
十八年就這樣走過
問兜售龍蝦的漁父
問海洋
問飛倦的水鳥
茫茫的風裡沒有答案
搖船的人一帆一帆
一帆一帆把我搖回從前
月黑的晚上我們急急搶灘
彷彿，白沙灘一樣慘白的海岸
是星光，或者漁火？
我問同船的夥伴
那晚，和我一起出海的人呢？
“三百零六頁：
爲了愛”他們大聲的唱聖歌
留下我出神的想
十八年走過的海行過的岸
幾許人臉搖幌，多少世間滄桑
潮來，我沒有迷失
水去，祂與我同往

九五年元月菲律賓大谷地

我見過夜晚
是那種
風寧靜得陌生的沉著
如同陸地
緘默中消化歲月的淚水
而光是這樣誕生的……
當塵埃均勻地稀薄起來
覆蓋遺忘

故 土 的 眷 戀

○
葉
日
松

鄉音

漂泊的冬夜
鄉音是我取暖的一盞燈

第四公墓

來這裡眷戀土地的
必然化爲崗陵
讓蕭蕭的白楊依戀

六十石山

你總是親密著竹和田
向日落的西方
讀秀姑巒溪的淡泊
於是
你禪坐出一尊釋迦牟尼

南歸雁

夢裡，北國的月光比雪還冷
所以，母親的一聲驚叫
使我醒來成爲一隻南歸的雁子

95年台灣花蓮

遺 言

達
文

旋 門

把黎明關在沉默中吧

把刀子削成花蕾
把語言壓出虛空
把光還給心臟

瀰漫而開的是無邊的渾濁
空間模糊而冰硬

與李白一宵談

戈仁

這一杯杯酒
已把夜色
調成一碗辣湯
酒裡的白雲
被你的體溫
揣得很燙
高力士的嘴
舔著你的腳趾
辣得發狂

記憶被割斷
坐在空白裡
下巴閃閃發光

那個想黑的夢
全在杯影裡搖晃

一匹白馬牽來
韁繩
遞在你的手上
身兒融進背影
視線盡處
有我的手相

廣東·惠州

秦松 台北四帖

偶雨帖

——給辛鬱

日午與你
辛亥路上一餐自助
盡食東西冷熱
味“百鮮美”漢譯英日稍西傾
煙散偶雨微涼
涉雨歸來問吾弟
辛亥路去來多遠
歷史的遙遠宜從史計程
歷史的種族忘失於史乎？
弟曰何有此問
答不出所以

遂想及你
日上層樓月奠科普基石
路過土地銀行（不悉何主所有）
讀出道路與土地的遷徙
忽聞炮聲從頭又起
在日半蝕的位置上
關於出走與歸屬的語意解讀
以心與血與骨與肉推敲
史詩 詩史 正史野史等等
萬變 千變 風化石化土化
“在那張冷臉背後”
火熱的凝聚 坐姿不變
又何須咬文嚼字？

註：“百鮮美”台北一家餐館，在辛亥路上，
中西生冷熟食俱全，只是不可煙酒。

《在那張冷臉背後》，是辛鬱新贈我的一冊近
著詩集。

街河

那條河擁擠且已乾涸
人們以酒灌溉
兩岸焚燒的林木
新聞早晚方言鄉音標語
三不過癮（肢體語言之必然）
手術刀殺蟲劑推拿折骨
原舞者手舞足蹈之餘

飄車飄舞轟然進駐終戰別解
抽刀斷流自慰獨白
一如火災泛濫

大選三月兵團五起
戰旗飄飄鼓聲四濺即興祝融
白色火警闖葉樹不名
牽手分手X O X O費解

車禍待識

在校舍與
眷村之間
六輪卡車三頭馬
（載商品？軍火？賭注？不明）
輾過母體與
骨肉的親痛仇快
血無血色
等待識別

岸頭風雲

半杯熱茶的餘波
尚未冷卻
風著老花的凝視
雲著老花的疑問
在杯與杯與
壺與壺之間
晝夜來去翻覆
坐臥呼吸反唇倒數
計時計程語焉不詳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中在紐約

剪髮 王和

或許是喝多了秋風釀成的孤寂
我沉默的坐著
如坐在千仞絕壁的巖端上
等待一種
純粹黑色的變調

未來的命運
就在妳伸過來的手開始
亦如我那一撮
握在妳手中的
濡濕黑髮
任由妳
帶著愛意去裁剪

凡灑落地上的
都非我倆所要
掃斷髮如掃往昔的不快
主旨乃在
我願意把頭顱交給妳
就是一種信任

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澳門

雄鷹木雕

昂頭引頸
翅膀
只須奮力一拍
便是無限江山

而血，在久渴中呼喚
肉，在飢餓中呼喚
巢，在困倦中呼喚

慾海無涯的燈火
侵入少年京華的旅夢
軍聲悲涼古長安
飛騎疾蹄灑血的碎雨
荔枝贏得妃子
燦然一笑
千年的秋墳鬼唱
在仿古的羅馬凱撒宮前
巨火照徹廣告牌
黑女笑嚙草莓

牙痛偷襲
如強徒劫持剩餘的賭注
銷金窩的匆匆過客
延長的希冀中
斜睨錢聲玎璫

茶垢風積的舌苔
品嘗壯觀的黃昏

陳建華 · 牙痛在

LAS VEGAS 94/8

天空確實遼闊
雲過於虛茫
月，很遠，很遠

飛翔
終於成了一則
有趣的笑話

周正光

秀陶

M去世一年多了。我時時會記起她最後那幾天的情形。蒼白的臉，散置在枕上不再飄拂於風中的長髮……

M.

那天早上當我驅車趕到的時候，一大堆的親朋圍聚在綠茵茵草地上新刨開的一個褐紅色醜怪的土坑旁。到主禱人轉身，親朋們相互擁抱，握別各自四向歸去時，我又急車奔向她的居處。習慣地停車，擠過半條街的人群，任雨水自額頭匯流而下，喘息著大力地踏上台階，打開一扇伊呀的門，大喊一聲，彷彿她就會走出來一樣

April 1993, Village Green

禮物

又到了送禮物的季節了，這真是頗費思量的事情，要怎樣才能送給最心愛的人他們最心愛的；不怎麼心愛的人他們既不愛而又捨不得丟掉的禮物呢？

我把漂亮的鮮花送給一位俗氣的女子，讓她去對鏡照上三個鐘頭吧；我把一塊拿起來重得要死，放下又怕別人偷掉的石頭送給一個小器的親戚；我把風，一半的風送給人，另一半留下來梳攏我的亂髮；我把思念一點也不留地全送給我的親朋，讓他們去思念我而我卻不必思念誰；我把雲留下來送給我最心愛的人，只有她才讀得懂在每片上我寫了些什麼

Nov. 1995, Village Green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17	新大陸詩選	詩集	新大陸詩刊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張錯本名張振朝，一九四三年生於澳門，原籍廣東客家惠陽。國立政治大學西語系學士、美國楊百翰大學英文系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自一九七四年任教於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及東亞系至現在。並曾客座政大及中山大學。六十年代在台灣曾創辦“星座詩社”，以翱翔筆名發表許多詩作，收入第一本詩集《過渡》。詩風狂放，感興強烈如驚濤，格調揮灑流轉的旋弧極大，跌宕迂迴一如難以揣測的激流，但深摯真樸的情感滿注詩中使讀的人的情緒甘於承受其綿延不斷一波又一波的拍擊。八〇年代易名張錯，詩風變為凝斂沈毅，豪放與婉約兼容，喜樂與哀愁並蓄於溫情關注的觀照中，詩人輾轉追求的架構於焉形成：一種廣博涵容的延續抒情風格。我們從他的《錯誤十四行》、《雙玉環怨》、《春夜無聲》、《檳榔花》、《飄泊者》、《滄桑男子》等詩集裡企圖選出一些詩作來顯突詩人的獨特風格，可惜篇幅關係，只能呈現局部拼圖。其他令人感動的作品如《彈指》、《楓印》及長詩《第三度來臨》都未克一一介紹。

錯誤十四行（節選）

3
開始時一點也沒有
十四行的跡象，而且
更沒有平仄的打算，
那時的格局
只不過是一首簡短的俳句吧。

可是短短十七音
是多漫長的鏗鏘
雖然音節仍然急促短快
心的節奏
仍是五七五。

最後我倆的抗拒
就是段落之間的“切詞”，
你會這般問我：春天的殘雨
什麼時候落在鴨子的啼聲？

張錯詩輯



5
即使這樣愛了一生還是錯誤的，
我們永不反悔
來世同樣的錯誤——

反正前生是錯定了。
最後的一次
也是最初的一次

在黑暗的擁抱
和觸及那個
紙的秋天紙的楓葉
及無數紙的蝴蝶。

所以不要詢問最後的一個吻
因為唇是冰涼的，
舌是生硬的，
哭泣是無聲的。

6
就在我們並肩的石階上，
你幽幽的哭後，
一夜之間，
青苔就長出來了，
並且伸爬向我鐵掌
曾擊裂的地面
哀怨地沿著裂痕
繡出一條綠邊，
像一條冰冷的青蛇
無言地把一個異鄉的晚上

蜿蜒成一條
曲折的線索，
讓來生的我倆猜量
好一大片野生的蘚苔。

1979/4/9

美麗與哀愁

我已經了解到生命中
唯一的美麗——
就是在可能與不可能的認知裡
發現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可能；
譬如在一個陰霾密佈的早晨，
驅車到十里外的市鎮，
靜靜的飲著咖啡或檸檬茶，
在淡薄荷的氣味裡，
關切地聆聽生命趨向成熟中
某一章回的內心獨白，
也許是歸宿的渴切，
也許是獨身的探求；
然後在中午一杯白葡萄酒後，
低頭輕啜著小口的法國洋蔥湯，
在粉紅鮭魚與雪白海貝之間，
似乎有一顆透明的眼淚，
在掉與未掉，
能與不能之間
悄然爲了某一刻深情傾注
眼神的美麗
而輕輕垂下。
而我更明白在生命中
唯一的哀愁——
竟然是在有限度的可能裡
發現了它本身全然不可能的事實，
譬如在大雨傾注的下午裡，
任何姿態的擁抱均是徒然，
任何終身的私訂均是空言，
只有在某一刻檸檬酸澀的寒顫裡，
才會憶起某一個山城的春夜——
昏間殘酒的餘味還在，
午夜夢醒的齒痕還在；
至於曾經依偎在右衣領的氣息，
則似乎已被雨後的晚風

緩慢而有恆地散拂，
彷彿在生命無盡的嬗變裡，
永遠旋繞交替著——
陰雨與晴天，
展望與追悔，
噢！可能與不可能！
還有那些從未短缺過的——
美麗與哀愁。

1982/11/28

春 愁

“我的寂寞是一條蛇
靜靜地沒有言語。”

——馮至

悲哀不同於歡樂
他像一名夜行刺客
渾身穿著黑色掩護衣裳
躲藏在陰暗屋簷
偶爾也會倒掛金鉤
自窗外偷窺歡樂容顏
也許你會瞥見那些閃爍眼神
可是歡樂之餘
誰都會看作滿天星星
或綻開百合
他隨身兵器是一雙
一寸短一寸險的蛾眉分水刺
專取眉心，令你蹙眉
繼取心頭，讓你滴血；
他永遠不動聲息耐心等待
一直等到紅顏褪艷
青絲成雪，歌聲與豪情
相偕蒼老於壁爐的白色灰燼
那才是最寂寞最疲憊的時刻啊！
它才潛行到你身旁
如入無人之境
施展出最厲害招數，輕輕說——
“你我相依為命
我永遠陪伴著你。”
說著說著
春雨就淅淅瀝瀝地下起來了。

1993/4

E.T.恨

自從那個午夜你自夢中躍醒
並且驚惶語無倫次的叱喝我的小名，
我就知道盤旋在你龐大腦海的念頭，
可儘不只是一要回家去的企圖，
我知道那是異鄉人的恐懼，
生命顛沛流離的悲哀，
沒有名字與身分的羞恥
每次你顛巍的伸出你的右食指，
指向遙不可觸及的遠方，
三百萬光年的距離，
我明白那是家國的嚮往，
安全而有歸屬的慰藉，
姓氏與土地的光榮；
這種執著思念的磨折，
就是能使鮮花復活的魔指，
也不能起死回生。

可是你走後，
我又將何以自處？
有一種心情與愛意，
曾割裂成兩半，
我倆各擁其一，
你的已給了我，
我的也給了你，
難道這麼輕易，
爲了回家，
你就能披衣而起決袂而別？

既然你生我已隨你生，
你死我也跟你去死，
那麼在你凌空振翅之際，
擺脫西方惡毒搜捕羅網之餘，
可曾會想及——
一種東方的惆悵，
一種離異的恨怨？
即使你再次飄然歸來，
我倆已無法渾然一體，
E.T.啊！是異體，
不是一體。

1983/3/5

擬〈金石錄後序〉

1

真相原是假象
直到成爲事實的揭露
那就是一種殘酷。我終於明白
你已經永遠永遠離開了我
那是金石冰冷感覺，我重閱
這本你手寫的書，芸籤縹帶
並且準備給你寫篇後序
手澤如新，可是你永遠永遠離開了我
當初如斯珍貴至今又有何用？
記得那天誕辰，你爲我寫真
並且慎重承諾我——
歸去來兮，我們相偕退隱
在我倆詩文金石의 桃花源。
可是你就如此決絕的走了——
縱使不願。世間原無真理
天意漫不可依，瞬眼三十四年
我的詩，你的文
相逢恍如隔世，憔悴的我
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

2

我決定以追憶抵抗你的薄倖
那是在太學的學生時代
清貧的你，典衣取錢
然後和我逛相國寺，不聽河南梆子，
不喫雞湯餛飩，
但買新鮮水果與破舊碑文
前些時還聞道有個莽和尚
在這兒倒拔了一株垂楊柳
那是我們的性靈時期，
一直持續到屏居鄉里以後的十年
博學的你，強記的我
每次飯後烹茶
指著堆積的書史卷帙
互相競猜某事出自何書何卷，
某頁某行，
那次我贏勝大笑打翻茶碗

裙裾的茶漬
滲沁著日後每天思念的斑斑淚痕。

3

夏六月，你開始離開我
我開始明白事實的不可挽留
岸上的你遙望舟中告別
我是如何清晰記取那俊逸偉長的身影！
葛衣岸巾的你，“精神如虎，
目光爛爛射人。”
七月末，你眼中光芒盡失
八月中旬，你瀟灑離開了我
從此我負抱我倆的金石寶庫
你的甜蜜就是我的沉重
可是我又是如何愛惜
那種生死相忘的永遠，就像那天
你悄然而去，我完全完全明白。

1992/12

註：李清照寫有〈金石錄後序〉，讀者宜自參閱。

初識高雄

飄泊的我，
乘著台北的熱浪，
順流來到濱海的高雄；
整個七月，
我仍在思索一個嚴肅的問題——
如何以一顆高貴的心，
去做一個高貴的人，
並且以高貴的情操，
寫下一些高貴的詩。

孤單的我，
當然希望你也如此，
並且已經在思索和實踐，
以漫長的寂寞去證明一種愛，
而得不到全世界的憐憫與同情——
（多年在海外的我，

又是多麼艱苦堅持著台灣的名份。）
在西子灣，
國立中山大學宿舍五樓臨海的一面窗，
我給你寫了一封短短的信柬，
訴說一顆不會後悔的心，
並且希望你也不要後悔，
和永遠不做後悔的事，
雖然我們相聚的時間那麼短，
而餘生又是那麼長。

從春天開始到仲夏，
我努力去認識及與你相處，
在每一個孤獨的夜晚，
默誦與撫觸你身體的每一部分——
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到光復敦化復興建國。
如今，我依然深情無悔，
從四維五福六合七賢，
到中山中華自強成功。
貪歡的我，
更以朝夕望鄉的眼神，
馳騁於滿山銀合歡的青翠，
以及後院燃燒不絕的鳳凰，
並且開始適應你海港身體
波動的節奏，與輪船的汽笛；

沉思的我，
繼續寫著一些很長的詩或很短的信，
仍然思索著一個嚴肅的主題，
與你互相砥礪——
如何以寧靜與無夢的心，
保持自後的貞潔，
並且不為另一面偏激善變的性格所左右。
啊！初識高雄，
雖未煮酒，
卻已傾心，
而我底橫刀飄然而至，
絕非奪愛，
乃是一種美麗底完成。

1988/7

山居

默默淘米煮飯，
再把捲心菜一刀切了，
山居的日子，
就是如此的斷然與無聞，
粗茶與淡飯。
日子是無聲的，
所以言辭顯得笨拙了，
山居是無人的，
所以禮儀也疏忽了。
天氣凜寒的山嶺，
清晨推窗，
有雪，佳。
去夕，暮色強掩夕陽，
無妨。
只是每逢連夜苦雨，
總缺一束春葦，
或是一個久無音訊，
飄然來訪的舊友。
遠離得失榮辱後，
日久山居成了尋常百姓，
無動於大江健三郎，
或是慈禧太后，
惟淡泊心情仍常帶一種掛牽，
遠處的島國——

依稀

昨夜你依稀回到我孤獨心境的故鄉，並且以一貫的矜持與冷艷出現，在衆目投視與衆心雪亮的靜待裡，終於輪到你把姓名道出，猶似寒夜隕星的飛逝，也是早雷間飛閃的一道亮光，在衆人一陣驚呼與唱嘆下，原來姓氏竟也改了。

你終於以冷然的現實，
強壓我心下彷徨無據的空幻，
填滿在裡面的，
竟仍舊是抉擇的絕望與無據，
好像漸漸的夜雨，
輕敲著心裡的窗戶，並且不斷在說——
悲哀的仍然是你最初的承諾與反悔。

我決定以酒和花與你饒行，可是酒，你讓我孤獨的飲，花，你卻讓它恁自飄零，舉目望

楓葉猶醉否？
清酒猶溫否？
豪情猶存否？
風情猶在否？

柳葉雙刀

癸亥年冬，余偶於西部“槍展”中購得柳葉古刀一雙，大喜欲狂，愛不釋手；流落異鄉多年，此刀與我，一見如故，頗有故舊相逢，執手相噓之意，是蓋余雖“槍展”常客，然獲此刀，實可遇而不可求也。寒夜溼雨，孤燈撫刀，遂得左詩。

今夜我倆該如何追溯彼此的身世？
我縱有千言相詢，
你亦無片言以對，
孤燈之下，
你默然禿裸以示，
以刀鋒的波濤，
以及無法彌補的崩缺，
柔然展呈一段無聲的中國，
一節無法入史的軼事，
國家大事，
江湖恩怨，
都盡在不言之中了。

然則我倆底相逢
開始自今生，抑是往世？
我橫刀審視，
冷然彎彎的柳葉，
猶似當日紫禁深蹙的娥眉，
纖瘦斑駁的把柄，
一如當日城破之夕，
噬臂盟心的齒痕：
“自君之出矣，
思君如日月；
日月如水流，
無有窮已時。”
年華傷逝，時節復易，
縱使相逢，亦不相識，
亦不能娓娓相訴，
當年在生死的俄頃，
彼此患難的扶持，
如何在劍影刀光的江湖，
成爲一種難捨難分的身世。
最傷心的還有——
離別後的相逢，
只可吁嗟，不可相問，
不可再以生死相許，
只能以殘餘的今生，
報答當年令你蒙塵的遺棄。

去，籬笆外開滿了一排悽愴雪白的梔子花，蒼白的臉龐啊！令人心傷心醉，如今我每一首新成的詩，再也沒有誦解給你的福份了。生命勢必如此，無數事前的感動如何能抵消無數事後的悔恨？人生自是如此，真相永遠依稀！我彎身左手攬枝，右手出刀順勢割去，鋒利的刀刃，如月昇月降，潮湧潮落，滿手儘是斷腸的花，我把花交你，你無言以對，就這般離去，並且一直沒有轉過頭來，我看著你流逝的身影，接受你留交給我所謂冷然的真實。

我知道你心底不這樣想，
我拒絕你心底會這樣想，
知你者如我，
唉，知我者如你……

我彷彿聞到梔子花在夏夜濃冽的香氣，可是我手上缺短沽酒的錢，我值錢的兵器都典當盡了，就只贖了我驕傲的詩，落魄的我，四處流蕩，到處兜售，以求忘憂之資。

甲. 杯

當然 我必得到來
誰教是盛宴裡
註定的杯子
 必須被注滿
 必須被虛脫
 必須
 承受嘴唇
 最最
高潮迭起的吮觸而
 迸
 溢

而且
作為一灘血的必須
結局 窩心濺在
花邊畢挺的白禮服上

九四年八月二日加州仁愛醫院

乙. 面具舞會

從末尾的章節開始吧
越過其間過門
或許
隕落的星軌可以因此延長
讓你足夠思慮
有時間 許願

而且 作為擁抱的
一雙手
不得不準備分離
一旦休止的音階到臨
面具
必須連著皮肉即時
翻起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

丙. 煙花

魚們在天空
魚們的鱗片在天空
魚們的鱗片散落在天空
魚們的鱗片散落在沉沉移位的天空

我們相互祝飲
祝飲的唇瓣和眼波在杯底
在杯底層層剝落和漾散如尾尾的魚
尾尾的魚無休止地迸射自己所有的鱗片

(我們沒頂
相繼在默默無聲
 夜
 的大河裡)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日加州

張國治

秋。雨。存。愁

——致大荒先生

1

逆雨賦歸
黃牛皮紙包裝書
斜斜卡在白鐵信箱外
飛揚行草赫赫落款大荒二字
不從山海經典籍時間之河渡
不從北大荒銜來
卻從台北無端擾人秋雨來
詩的外衣被雨淋濕了
留下模糊十月郵戮
幾張骨貝季節郵票
風骨一如你詩中意象

2

鵝黃〈存愁〉依偎艷紅〈台北之楓〉上
鷺鷥從楓層低低飛掠湖畔
水滴沾露其上猶帶秋天涼意
有長髮女子自林中走來
有詩從金屬信箱使勁拔出
刮傷了書頁刮傷了歲月
深深存愁仍鎖在詩人
濃眉大眼凝重黑白畫像中

3

秋雨病室讀〈存愁〉
詩的意象
被一場有聲鳴奏敲醒
詩與點滴並掛床沿
注入血液一滴就是把歲月
重讀一次
歲月啊！歲月
如詩之忽長忽短
十七年前秋夜枕被讀大系〈存愁〉入夢
靦腆多情少年郎
再見詩人時已爲人父
十月二日信義路誠品
詩的星期五
書店過去是莊敬路是洛夫先生家
再隔街是吳興街

少年郎岳父母家住前頭
詩人向明先生住後頭

4

二個十七加起來是卅四
今年已是民國八十一
《存愁》開荒之後二十年
新詩又已開花成蔭
您說“山人不過略施小計
把時間縮小
把過程加速
俄而間
教你們
從根苗花實
……………”

少年郎終不悔其最初
而山人，山人端正坐在眼前
山人過了二個二十年
仍很大樹仍很美
仍挺拔仍篤實
卻忽從褪黃詩句飄渺蒼茫起來。

5

若詩爲淚泛黃詩集則爲瓶
透明沿著生命之管涓涓落下
意象飛翔而爲翅
如微弱燈光瀉下
沿著記憶回音上溯
讓讀詩火焰灼燒
那久枯的心
一如渴爲水爲意象
爲飛翔爲舞俑
今夜睡意猶很鹹很濕。

雨落之後月未升

後記：10月14日從病院開溜回家，收到大荒前輩寄贈之詩集，內並附《存愁》絕版集，感動不已，遂即刻成此詩。用以表達我從少年讀到前輩詩仰慕至今，直至十月二日方見前輩，對歲月不免感懷，對當年前輩提到現代詩二十年是收穫季，如今又是過了二十年，見到諸前輩仍堅守詩的熱度，不免感動萬分。當然，在我年少初涉現代詩即已讀過其詩而深自仰慕的詩人，到後來，都成爲我在旅程亦師亦友的明燈，人生，此種機緣，令人倍感溫暖。此爲詩帶來之福祉。

歐陽昱

獨樹
·
二首
·

(一)

在詩歌沒有誕生的白紙上
豎一枝黑筆
那就是你
獨樹

沒有任何憑依和襯托
你的世界是永遠沉默的蔚藍
和一味傾斜的草地

烈日當空的夏日
你的陰影裡流動著
無數夢幻的河流

當遠方人的鏡頭
將你高速攝入
你會奇妙地改變身姿

我們看你是獨樹
你看我們是可憐的群體
機器文明的尤物

你卻默不作聲
綠野上雕塑的墨跡
你的詞匯中
永無孤獨二字

(二)

無論哪兒都有你
平地而起的驚嘆號
隨車而逝的孤影

我們後現代的速度
無法和你逗留
哪怕是一秒鐘的短暫

你以史前期的沉著
風一般環顧四野
絲毫也不欲求

森林的喧嘩和熱鬧
發自內心深處的寧靜
溢於你每一片閃光的綠葉

你的離去會在我們心中
留下種種惋惜、喟嘆
而你在入詩之時

繼續懸想你永無人知的心思
在熟稔的月光下
和黑夜再度溶為一體

94年墨爾本

吳悠藍 鞋

雖然你一輩子讓人踩在腳下
但是只要想到你在如此境遇
而還能有一個伴侶 無怨無悔地與你榮辱存亡與共
讓你永遠不會感到寂寞冷清
或許這就足以讓你的人生了無遺憾

九五年十一月加州

陳銘華詩抄

車行山道

隨著

蜿蜒

起

伏

細細的松軒

細細的松軒

行到山窮處

芝麻開了門

一朵雲從鼻隙溜進來

白鬚白髮白帽白袍的

聖誕老人直癢得呵呵

大笑著張開白色雙臂

擁抱我們

九五年十二月廿四日洛城

* * *

大漠風飛沙

大漠風飛沙

是史前的戰場

是游牧的旌旗

是霧

是雪

是螞蟻是仙人掌

一窩

一窩

紛紛散又聚的

汽車汽車汽車靜靜地筆直地穿越地平線

九五年十一月廿六日洛城

夜間。

夜間的海洋是孤寂的、神秘的

據說有一群鯨悄悄南下

一路殺到熱帶的邊緣

如果你是這些夜遊者，可以看到星

如果看到星，就是希望嗎

夜間我和助手閑閑的談

據說選擇漂航因為生活

某個午夜當思念灌溉難堪

在黑漆漆的海上

可以看到梵谷的太陽花嗎

李國七 · 夜間 · 夜談者

關了燈我們面對漆黑的深淵

生活的街道是一條荒涼街道

沉默與被動的人 一個接一個

不知為何來，往何處去

一個接一個

彷彿不斷旋轉的鐵鍊

關了燈，M和我看不到對方的眼睛

當夜以一陣風的輕快挪移

當我們的心，有一條隱約的河流動

蔚藍色，他們說——是屬於憂鬱的

屬於談不出來，與，

不可觸及的那些痛

95年馬來西亞

樹·門及其它

●丁子

有一棵樹

有一棵樹。在
瘦瘦的風中站著
雲說，我們該走啦
走就和這棵樹一起走吧
魚。游動在桅杆上
船到底是誰撐的

樹的足跡
遍布在每一葉感覺中
清涼的詞句，從現在
流過葉脈流過我的手指
樹在我手中舞蹈

天青青
海藍藍
樹仍站著
我在行走

95/11/13

對面有門嗎

永遠的動作
請不要重複。是誰
從對面的小路上走來
對面，有門嗎

你的表情呢
在裝飾著什麼
打開窗簾吧
誰把我的影子拆疊
陽光與風說——

這裡好疼好疼喲

門呢!?站立或倒下
我與你都是多餘的

95/11/14

黃昏，手指上……

陽光離我遠去
黃昏。在我手上咬了一口
殷紅殷紅的情緒呵
從你目光中淌下
你看著我

跨越往事
狠心地撕碎諾言的人
讓你孤獨地走
讓我寂寞地等

手指上，黃昏在唱

95年初冬於河南開封依竹居

墓園

墓園的花海澎湃
更多黃昏滋長的碑石
每天都有很多人
打這裡經過
或停滯不前
當黑暗悄悄登臨欄柵
最後離去的那陣晚風
多麼輕巧地
帶走凋零的花瓣
那將成為昨日的往事啊

墓園的花海澎湃
悠閑的麻雀
跳動如浪

陳強華

95馬來西亞

歷史

有意無意地
都被研製成了
各式各樣無趣的
藥物
瓶裝且貼上標籤後
雜陳在架上
或備而不用
或為不時之需
行情一向看好的
祇是些興奮劑
外加止痛片
尤其一上了年紀

現實

而最後
如果律師
有朝一日
淪為人盡可夫的貨色
隨時準備遷入
紅燈區
現代文明
即使不立即宣布死亡
也早已休克
多時了

*有感於“紀案”和“辛案”的判決。

入世三首

· 遠方 ·

將來

一旦霧起
你就可以看花
可以聽瀑
可以闖紅燈
可以佈八陣圖
可以草船借箭
可以渾水摸魚
三十六計
甚至六十三計
都派得上用場
而關鍵的是
你想好了沒有

八月的夢

荔枝熟了
妃子笑了
紅了一溪水
曾經有約
在這個季節
當青春
開始燃燒的時候
祇是歷史可以誤會
而感情卻承受不了
幽默的黑色
如今流浪的
在咫尺
迷失的
卻在天涯
八月的星空
雖早已安排停當
因為有七月的流火
八月的夢
也是熱烈的

95年作品·加州

一杯涼開水 三題

陳齊家

接過一杯涼開水
我便明白
這是一杯並非平淡的
人生

之一

一杯開水
不知何時
涼在一張圓圓的桌上

沿著杯沿漫步的
目光
也不知何時
竟跌入
那杯涼涼的
開過滾燙滾燙的
火之心情的
水

目光游著游著
終於
沒游出
來

之二

一杯開水
沒涼之前
望著我 火火的
那時刻 你
也望著我 目光瀰漫著蒸氣
你笑起來
開水在杯裡打滾

我沒想到
一杯開水涼了之後
連你烙在杯上的
手印
也是
涼的

之三

飲下
一杯涼開水
之後
我認出那只
空蕩的杯子
曾經環抱一腔溫柔似水的火

那杯子也認出
前一刻的我
還是一杯激烈如火的水

彼此都認出彼此了
只是
不再言語

1995年5月10日

宗 逖

霧像超級市場的燈一樣明亮
我買了什麼
靈魂更像易碎的玻璃
水手們在這個早晨和我會面
把我接走
我購買了最後的燈塔在海上
夢的糟糕的主婦
明天將不用走這麼遠

西 爾 維 婭 主 婦 札 記

我擁有樹林上面的鳥群 我最後熄滅的燈光
煤氣是這個世界最絕望的面具
我仍然在窒息中寫作
當身體的電話線被倫敦殘酷地擰斷！

1994年3月寄自北京

夜 歸 人

。雲幻。

在跨過門檻之後
你就刻意抖動著身體
迎向寒風製造一些零下的暖意
車子總算發動了
卻那麼軟弱無力
像極太平洋上的小木船的隱憂
思慮車葉的作息 訕訕
排放整個世紀的寒涼

這個時間
霧氣是絕對的放蕩風情
投懷一番街景模糊
擋風玻璃守住一種馳騁的透視
看似遙遠
又近在咫尺
那船民逃難的身世

唯有跑不動的街燈傳誦著露水的冰涼
撐住霜色
悄悄探索夜歸人
展示的心境

澳洲九五年五月末詩札

台北章回及其他

無題
我帶來了一隻
越南諒山名產的畫眉
找遍台北城

也找不到身穿長袍馬褂
頭戴瓜皮小帽
手托鳥籠溜鳥的同好

某日經過“國父紀念館”
驟見廣場三五飛翔的風箏
畫眉鳥誤為同伴

我在這
我在這
我在這唱了起來

一九九五年三月於台北

* * *

躲過了七天的寒雨
第八日
重見久違了的太陽

我立刻進入現代詩
進入現代畫
進入現代三百六十度電影

雜亂無章的
中文招牌
滿天飛若嗡嗡作響的蜂群

冷冰冰的汽車
機車與人
滿地流似河裡飄浮的伐木

在百分之百中國人的城裡
我突然發覺自己
是一個惘然的異鄉人

並非因了
衣服或語言
膚色或車與車之相隔

炎黃子孫的血緣關係
祇在書本裡
或在不可與路人透露的心中

唉！我祇是在椰林飲魚露長大
偶然飄過的
一隻候鳥

一九九五年二月廿八日晨於台北

下午
中正紀念堂被浸在寒雨中
有點朦朧詩的味道
你在等待中張望

來自越南熱帶林中的
一隻鸚鵡
在遠遠向你打招呼

來來來
中央圖書館裡有最好的
香稻

不過我的羽毛早已單薄
不宜拍照
我的饒舌不宜發表

幸有咖啡和香煙
友情與溫暖
可以讓我棲息整個的下午

一九九五年二月廿七日於台北

雪茶 ——致V H

淋過寒雨的二十多年
我猶在
西貢帆船大酒店裡等你
你夜來台北木柵路某巷某弄
非單祇為送我
一罐台灣名產之冬茶

冬茶者茶中之極品也
棉質鋁箔真空袋裡裝的
卻是一個約會

高山頂上乃有隱者炊煙之嫵嫵
從天堂出發
從地獄出發
從戰爭與和平出發
從地震出發
從風平浪靜的港灣出發
雲霧深處乃有詩神靈光之閃閃

需否
我臨老學茶道
中國式
或日本式的
倒不如越南式的加點雪

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
返越前夕於台北木柵

我獨自走在台北的街道上

遊台北 故宮博物院

每一件古物
不是古玩
都那麼纖細

每一件古物
都
不是古玩？

每一件古物
都有
自己的語言

每一件古物
都想把我
叫住

每一件古物
都是
一張身份證

每一件古物
可惜
都被我看成抽象畫

每一件古物
都
不理

民族自豪感
是否
也是抽象的

每一件古物
都
不想理

民族自卑感
是否
也是抽象的

每一件古物
因此
都躲進了歷史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於台北

給台北

你以綿綿的寒雨跟我開玩笑
 迫雨傘跟我拍拖
 冷衣跟我談心事
 塞車跟我發脾氣

路旁一排排矮樹上的鳥聲誘惑我
 被鋼骨水泥族吃了一大半的碧潭訴苦我
 三點多級的地震唬嚇我
 一小叢一小叢的杜鵑花安慰我

所謂的香港大排檔是台式的
 湘菜川菜粵菜日本料理是台式的
 等搭選搭搶搭擠搭誤搭公車是台式的
 薄餅油條加豆漿的早餐是台式的

甚至連越南餐也是
 士林西門町華西街等夜市也是
 隨處可見雜亂無章的中文招牌也是
 台灣朋友請吃而未遂的牛肉麵莫非也是？

三十年前的升學夢仍躲在台大校園裡哭泣
 選購所有現代詩書的夢仍在重慶南路書店徘徊
 突然在友人家門出現給他那種驚喜已被電話取代
 想像中與見到的畢竟是兩回事

而已
 而已而已而已
 最後
 臭豆腐把我送走

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在旅台返越的航機上

二十年

——致和平

二十年前
 我寫現代詩
 不談政治
 我是逃避兵役的一匹野馬
 和平萬歲的
 反戰派

二十年來
 貧窮落後的
 孩子們
 卻在和平的奶汁中
 長大
 官僚包給制的病痛中
 長大
 改革開放旗幟的飄揚中
 長大
 然後進入大學
 以初戀時那樣美好的一種心情

二十年後
 我開始
 在和平極其慈祥的微笑中
 逐漸老去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於越南

銀髮

台北牽回及其他

紀弦 子非魚

〈散步的魚〉有點做作，
 張愛玲說。
 我聽得人家說。

我是一個自由的追求者。
 而魚乃自由之象徵。
 她難道不懂？

故我寫魚，再三地寫，
 因而被稱為“魚詩人”，
 在當年，走紅於上海。

白色恐怖，赤色恐怖，
 其實一點也不恐怖——
 投之沸釜亦從從容容的。

後記：一、作為我的名篇之一，〈散步的魚〉完成於一九四三年。不久前，有人告訴我，張愛玲曾為文談及我的詩，說她喜歡我的另一名作〈傍晚的家〉，而不太喜歡這一首。我一笑置之。因我寫詩，不管人家的看法如何，毀我譽我褒我貶我一概在所不計。二、一九三五年，我開始被稱為“臭襪子詩人”，是因為我那首〈脫襪吟〉為杜衡、戴望舒等所激賞之故。如今，在台灣，詩人張默等，則稱我為“詩壇上的常青樹”。這個別號，我特別喜歡。但願我真能活到一百歲，成為一個“人瑞作家”，而不負詩人痼疾之所期望。三、我成名於三十年代。張愛玲出道於四十年代。當年在上海，她的小說和我的詩一同發表於同一家報刊上是常有的事。但我和她並無深交，很少往來，她的作品我也沒有認真地讀過，只偶爾隨手翻翻罷了。因我交遊不廣，詩人以外，其他文藝作家，我一向無暇兼顧，不僅她一個人而已。但這並非目空一切，請勿誤會。四、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中秋節，當我在L.A.的一個朗誦會中朗誦我自己的詩作時，聽說她走了。詩人秀陶要求大家起立，為她默哀一分鐘。後來詩人張錫等依照她的遺言，把她的骨灰傾入太平洋中。這是對的。如此一來，我想，她就可以變成一尾象徵派的大鯉魚了。是的，和我一樣，她不也是一個自由的追求者嗎？

一九九六年元旦開筆第一首。詩成，浮一大白以自壽

Glenna Holloway's Poetry

作者是一位職業藝術家，專作彩瓷，銀飾及寶石等工作。她的特約文稿，小說及詩發表在全國各重要刊物上。曾得多項詩獎，包括美國州際詩人協會聯盟大獎，美國女作家筆會詩獎等。為伊利諾州詩人協會前任會長。

抵達：台灣來的手雕碗櫥

Arrival: The Hand-Carved Sideboard
From Formosa

我本來只想買一個小雕像
當中國木雕師談起關公，
一個至今受崇拜的勇士。芳香的刨花
捲縮在我腳跟前，浪漫的色彩
及吉兆的氣息在我腦中迴蕩。
一個關公雕像的碗櫥吸引了我
如工匠閃爍的故事。

八呎的粗糙貨櫃今天來到，
嘎嘎作響如一個大葫蘆——
三百二十一磅（不包括神話）
載於從基隆出發的貨輪
收據上。在我們家常的芝加哥門口：
一群突然圍攏的鄰居，鐵桿，木片，
以及被強拉出來的釘子的呻吟聲，
平凡散去如焚香的煙氣。

我們在層層毗連如台北屋瓦
的厚紙板，團團的木花（或竟是
鳳凰的巢）與一捲捲紅紗紙裡搜索。
突然崩落的乾豆
（嘎嘎聲的出處，用來作乾燥劑）
露出一條向內彎的胖腿，麻栗樹
攙雜著樟樹的香味，使人想起蓮池，
燒香，以及民間舞者飄揚起的絲帶。

一隻龍的眼睛在金色的陰影裡
閃閃發光。從明代深處
向外窺視，在帶翅的武士簇擁下，
牠用自身的力量穿出最後的一層包紮。
盤踞在抽屜及門上，
不耐地掙脫束縛，

龍顯示了牠的威力。

從一側的紙隙，一個光影
在手塗的漆上：鳳凰的翅膀
是一柄長刀，而關公，爲了
逐鹿中原的誓言，調整
他的盔甲，轉身在神話的綠鏽後
隱去。留下鳥獸
四處奔突，燃燒的明珠在爪下，
黑鱗閃閃
抖落來自島國的最後一片塵埃。

誰偷誰得——給莫奈

Stealers Keepers——For Monet

你偷竊鄉村的色彩，
茄紫，淡紫
以及青綠，把它們囚於
畫布內以抵禦死亡。

你沒收陰影，
掠走流動的祕光
把它扣住。

同睡蓮

乾草垛

薄霧做愛

撫摸它們，刻畫它們
以狂喜，你把它們溶入
一張多層次的知的覆畫。

美的竊賊，
取你所要的
在它的巔峰，
你搶走時間的利齒。

聖路易日出
Sunrise In St. Louis

黎明淹沒窗戶，
斜光扯錯了方向，
一團醜陋的色澤，
不幸如一張失敗的圖畫
使我的畫布受窘。

我的調色板同新的一日
構成一種乏味的
或可稱之為藍調的東西。
如此有力的效果
純屬多餘。

依然濕潤，
這畫布可被刮掉
或焚毀。但要
丟棄
一個起錯了頭的早晨
可不那麼簡單。

沼澤標準時間
Swamp Standard Time

穿著求愛羽衣的長腿食慾，
靜止如日規上的指針，
大藍鷺統領
圓池裡自己的倒影。

這鳥必須讓鱸魚信任
游近牠彈簧扣壓的等待，
進入速度的轄區
在牠扳起的尖喙的弧線上。

羽毛掩蔽的陷阱擊發卻沒打中。
緩緩地這鷺鳥轉移牠的藍影
到另一個區域，測計時間
以饑餓的刻度。

像
岩
石

烏雲低蓋
陽光隱沒
風
以刀的刺步
狂舞狂嘯

寒冷澈骨
排山倒海而來的
苦
不可言喻

沙灘上
一個人影
瘦立著
一動也不動
像古樹
像岩石

* * *

心是獨行的帆
不聽舵手的指引
朝著你
駛去 駛去

該忘卻的
又記起
當冬季初臨
霧重重
水寒寒

早該轉回頭了
時已不早
天已昏暗
沒星月的暮晚
一葉孤帆
沉思飄遊
在沒搖槳拍水的
寂靜中

。心
笛。
。

心
帆

Glenna Holloway's Poetry

馬蘭。

病中系列

液體深入體內
機器圍繞著房間，我在房間的中心
生命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我在等待 等待手術
生病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
被疼痛之水洗了一遍又一遍
醫生檢查身體所有的液體
眼淚除外 它是特殊的水

窗外是條河以及高樓，河上有鐵橋
淡淡的風從八月吹過
這些異域的風景和異域的病床呵

讓我們談點往事吧
我喜歡把水攪渾，是的
渾水摸魚

我受月光統治 晝伏夜行
我端詳我的十指 我的五官
我緬懷我吃過的所有食物

生命脆弱如紙 紙花紛飛
子彈穿破蘋果 聲音清脆
子彈

可我知道他還活著
他食物中毒如一堆雜糧，橫斷街頭
他年輕多情
我每日吞服藥片和他交相輝映

很多年以後
我的病進退艱難並且疼痛
我痛故我在
我發育疾病，如此而已

10/13/95紐約

風景。

周曉萍

森林裡其實有清水的海
去那裡游泳
不需要救生圈
那裡的浪花非常響亮
我想它們
一定是因為過份快活

那兩個少女從什麼地方來
夏晚時分跳進這海子
她們不是死者
她們當然要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的女人
比一切女人都美

一小時又一小時
她們離開書本
有一位少女
用鑰匙去開啓魚的靈魂
她懂得這浪游的生命
就是人類的祖先
人從什麼地方來
當然就回到什麼地方去

• 關雲 •

自醉
岸的風景——
花蕊 葉與藍空
生命如歌

總在回程的路上
我仍眷戀那岸
難捨
風景如詩

岸的風景

我看到了他 低矮的台階
在他腳底伸延 計劃旅行的腦子
四面凸出的骨骼
設想後悔比避開錯誤更容易
他取出一張紙

那紙皺巴巴 顯然經過了好幾個城市
轉動過好幾個女人的心
我聽見江心輪船

汽笛舖天蓋地 是拒絕受欺騙 還是
和他聯盟結束這段歷史？

顯然忠誠比愛情更難 我要說的話
必須穿過霧濛濛的大江 待那片紅色的
樹叢變後

我是個邪惡的藝人
已經很久未遇上好時機 我想最終
他用匕首在我臉上刻下字 才會吞食
那張紙 而且——

1993/2/9上午

黑暗的家

虹影

他如何避免鳥

每分每秒，他都在操作於桌上的器件
一屋子鳥的標本，飛著優美的圓線
而他拚命回憶那血紅的五臟

熟透的櫻桃掛在窗外樹枝上

像顆顆玲瓏的心，鳥的心
一旦他閉上眼睛，鳥就會活過來
從圓周各點沖向圓心

他被鳥啄空的身體，沾上細軟的塵土
夾了一兩根美麗的羽毛

他不需要天空或籠子
他讓那靜止的企望
代替更多的陣亡，用那些美麗的剪刀

搜集具體細節吧，我們就會理解
他讓一個旋轉的巢
逃離固定的圈套，他知道無數的假眼正盯住自己

1993/6/14

的仇殺

一種姿態

手中空落的時候
沒有重量的時候
突然滑進水的時候
水在陽光下靜如處子的時候
那姿態淋漓而至
並飽含企圖

那姿態有多種危險的暗喻
閑致的空間和凝滯的火焰
它從不被更大的聲音淹沒
不被更大的形象包容
它始終微笑，潔淨輕盈
令人想起紛飛的餘燼
它只用這種方式完美
在萬景中潛動

南嫫詩作

受封
該綠時綠 該紅時紅

攬夢入懷

我只能抓緊木槳
把自己鑲進流水
像一只作愛的獸
無所謂也說不出
生還死去

載我遠去的河啊
浮我

黑鐵軌

賈薇

火車開來
我從窗外走過
捂緊耳朵

你黑色的鐵軌
橫綸我的兩頰之間
我躲避不了被聲音淹沒
繞道而上
鐵軌冰冷的手臂
在風中飛揚
我捂痛耳朵
讓火車側身而過

上鐵軌
我選擇中間地帶坐下
惶恐且四處張望
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
可以躺下作愛
我的水中之船
火車過後
我緊張的十指酸痛
而鐵軌始終默默無言
有雲作證
我失貞的臉頰
被濃煙覆蓋

我又一次躺下來
讓火車穿透我的鐵軌
我眼睛望著天空
失貞的臉頰
再一次
被濃煙覆蓋

93/7/28改

路羽。

影子

吃了一小口
又一大口海水
我開始
有了一些怪感覺

柳花飛絮漫空舞蹈
纏滿眼睛
隨著呼吸起伏
如一大群斷翅的白鳥

春已甦醒
一年一年甦醒在冬眠之後
不管願不願意
是逃不脫的佈局

站在島上
樹把手伸向藍天
伸向遙遠遙遠
不可及的彼岸

* * *

渴望

年輪
比劃著軌跡
鋪展開的
是秋的詠嘆調

蟬在鳴聲中
窺視
燙人的黃土地
揚起滾滾紅塵

楓葉
儘管鏗鏘
卻
不再是綠色

秋菊傲然
靈魂仍是深淵
港灣的迷濛
是一種渴望

95年香港

謝馨

永久住址

○ ○ ○ ○ ○

應該……應該怎樣填寫呢
在“永久住址”的表格欄內——
是春申祖父母古老的樓宅
是天府四合院平實的瓦房
是渡海島嶼上幾間楊楊米
是異域摩天大廈一層公寓
或是……或是無數曾經落腳、憩息
寄居的所在……啊！它們有的早已
被炸彈夷平 有的被拆除重建
有的貼上了新門牌號碼
有的數易屋主……
你一定……一定要知道
我的“永久住址”嗎？當然我可以告訴你
歡迎你常來光臨 常和我
保持聯繫 請你寫下來
請好好記住——
我的永久住址在雲端
我的永久住址在水上
我的永久住址在風裡
我的永久住址在心中
在那裡 你一定找得到我
縱然……它們也不停地在移動
變遷和更換……

景色

鴿子縮成一團喘息的廢墟
大理石肖像迴光返照
從內部傳來龜裂的聲音
無門的獨樓將叮噠作響的鑰匙
撕成生鏽的碎片
藍花回到裹滿灰塵的街心花園
我眼中的蠟燭只剩下最後半寸
一個孩子從高空墜入泥地裡

劉亞麗

95 西安

· 張瑞玲

孕娩

有一片海的深淵
在無涯的母血中
濃集出花的蓓蕾
期待 第一聲啼哭
響起在黎明的遠岸
減輕 歲月的重負
餘一抹霞光
照亮猩紅的產床
及產床上 不忍散去的
沸騰的體溫
是懷胎十月的積蓄
和 一個世紀的醞釀
太陽 悄悄走進玻璃窗
嬰兒的花朵 開在
地平線的骨架上

95年哈爾濱

斯冰。
卜者心事

攤開手掌
他讀
她們的命運
從網絡重重的紋路裡

據說 卜斷的準確性
往往是90%強
必定是他的觀測
加以 無誤直覺
讓每張深銅色的臉都流淌驚異
仰慕他的靈卜來自天賦

而最深沉的困惑網陷著他
——爲什麼？
爲什麼無法選讀自己掌紋的脈絡？
多深切地想要預知
明天的路向：每個午後
以軟軟柔情倚著
伴他飼餵鴿群在湖畔
哪一個誰？

九五年十月加州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
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
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由於篇幅所限，長
詩及組詩超過百行者，暫不採用）。本刊爲全
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
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
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牘寫清楚
（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
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
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再見。馬麗芳

涼爽的啓明星懸在夢的上方
你的愛的前身本是一個小湖
在古樹的懷中藏了千年
當你推開長眠的歲月醒來
當你把手伸進婆婆的流海
我就一百萬次張開
張開淚水盈盈的眼眸
下一世

你掀掉頭上的積雪
像冰河解凍
體內的千萬條小河一齊醒來
一千只紅帆船
盛滿孩子們的歡樂
下一世

我仍然以微笑爲你洗塵
以微笑爲你繡出千倍的春天
草地上
我的白色裙裾沾滿了陽光的顆粒
沾滿了小蟋蟀的歌聲
我們徜徉，徜徉不盡最初的心情
歸來的時候
溫柔的夜已徐徐展開
月光踩在清風上
下一世

在我因站得過久而陷進去的地方
你的手指在地上敲一敲
地殼就裂開
下一世

1994/12/15昆明

北京一隻蝴蝶

▪ 尹玲

北京一隻蝴蝶翩然
薄翼如紗
煽起紐約一陣莫名的暴風雨
五角大廈某個偶然手勢
燒紅整片南越的青色天空

一場火燃去十年呼吸
數百萬人用自己玫瑰一樣的血
澆灌自己墓碑前淒黃的野草
塚堆無碑
有人火裡逃生
灼傷的殘疾等待治療
轉身去赴水神之約
把餓透的纖纖身軀餵飽大海
大海蒼茫
或在水天之間
神祇全失去蹤影的那段時空
巧遇一種名叫海盜的獸
錢財果真身外物
身內身上
是骨髓滲出的斑斑血絲
幾十頭獸輪番踐過
傾一海的水也無法洗清
那痛 沁入心肺
伸延至以後的每一釐歲月
要忘啊 想忘啊
神智從此交付天地

而我們見證過它的美好的那城市
僅是換一個姓
飢餓便來啃去它曾經的笑靨
恐懼吞噬它特別柔麗的眼眉
裸露的原始取代褪盡的衣裳

他們說：我們男人可以搶啊
一片麵包 半碗滲沙的米飯
或勞改場上急急爬逃的毒蝎
（火烤之後是人間少有的極品）
我們的女人！她們可以去站街頭
一屋老小乾癟的肚皮
滿月孩子需要一罐奶粉
（幸虧十年前美軍敗陣
倉皇離去未及帶走）
真的，她們還是可以去站街頭
試一試自己和全家的運氣

誰說火勢已被完全控制
說那事已終了多時
真該舉杯啊 慶祝？
二十年是一條罹患風濕的皮鞭
一發作便狠狠抽打亟欲逃亡的記憶
管它雨或不雨
東方或西方
南或北
愛或遺忘

北京一隻蝴蝶
華府一個手勢
悲愴是僅有的獨一符碼

寫在越戰終戰二十年紀念日

小論

詩中的意象

——向明——

一、意象一詞的來由

“意象”二字已成了現今各類評詩文字中最常見的一個名詞。隨便任何一首詩，隨便任何一個詩人都會強調意象在詩中的重要性。早年在評論一首詩時，多半祇會說詩中的“意境”要如何的高妙，如何的宏壯優美。而今意境說已趨消沉，“意象”取用的好壞已成了一首詩成功與否的標準。“意境”與“意象”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誰也不能取代誰。“意境”是指一首詩在情、理、形、神各方面都能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美感極致的要求，它是屬於形而上的，是我國獨有的一種詩美學標準。而“意象”祇是一首詩中如何以適切的事“象”相應表達詩人“意”圖的一種手段，是屬於詩人後天的修養功夫。懂得其中奧秘，並不難以達成。意象是現代主義盛行以後的一種外來術語。西方意象派詩人龐德曾在他的《漢詩譯卷》中，盛讚“中國詩人從不直接說出他的看法，而是通過意象表現一切，人們才不辭煩難地多譯中國詩。”由是“意象”二字乃在我們的現代詩中備受重視，我們的詩人也才知道使用“意象”來表現是中國詩歷來的特點。

二、意象的定義和解釋

但是儘管大家對意象如此的重視，然而對意象二字的解釋和了解卻各有不同。而且我們會發現，“意象”一詞並非西方的發明，在我們的古典哲思和文學經典中早就有意象這個概念。《周易·系辭上》孔子曾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說：“聖人立象以盡意”。晉時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也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意生於象，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而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曾有言：“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明代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在一篇與友論詩的文章中，更直接指出意象在詩中的重要。他說：“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也。……嗟乎，言征實則寡餘味，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之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

西方意象派詩人龐德對意象一詞的解釋，常為人引用。他是針對此二字的意涵結構而言，他認

為意象是“智力與情緒在瞬間的複合體。”這個解釋顯然不如早期一位西方詩人休姆間道出了“意象”的真正意義。休姆說：“視覺上具體的——使你持續地看到的有形的東西，阻止你滑進抽象的過程中去。”這也就是說詩該以具體的形象來代替抽象的觀念。

我們當代很多詩人對“意象”二字也有獨到的體會和見解。大陸老詩人艾青認為“意象是詩人從感覺向他所採取的材料的擁抱，是詩人喚醒人的感官向材料的迫近。”這種解釋總覺轉彎太多，難以一看就明白。我們台灣的名詩人余光中則說得簡明具體，他認為“意象是主題的具體化，或者經驗的客觀化。”洛夫則以為“所謂意象就是用語言來洩露一種新鮮、活潑的，而且很具體可感的一種形象。簡單的說就是用語言文字來構成一幅畫。”白靈在他的詩論集《一首詩的誕生》中有好幾個章節討論意象。他認為意象正是古人論詩強調的所謂“情景”。意就是情，象就是景。或寓情於景，或觸景生情，或情景交融。但這種說法大陸詩評家李元洛卻另有意見。他在所著《詩美學》〈論詩的意象美〉一章中，認為意象是一個涵意較情景更為廣角的批評用語。它包括情景。意不僅包括情，也蘊含著理，而象則可囊括整個客觀世界的物象。

中國大陸部份詩評家常稱詩中的意象作“形象思維”，即是將思維予以形象化的意思，這和我們所稱的意象含意差不多，意象亦是將意予以形象化的簡稱。為

求一般人的容易了解，我常以拆字的方法來說明意象二字。“意”即心中的主意、意圖，包括思想、觀念、看法、情緒等內在隱形活動。“象”則是外在的現象，包括世間一切看得到摸得到的事事物物。將隱形的“意”藉外在相應可感可觸的“象”表達出來，使它落實，這就是“意象”的簡單道理。就像我們對自然界的現象“風”的感知一樣，在物理知識上，空氣之流動是謂風，但它是無影無蹤的，就像我們心中的意念。我們必須藉樹枝的搖擺，波浪的起伏等這些現象，才能感知風的存在。我們心中的意念也必須藉一個讓人清楚的事象來說明，才能感知詩的存在。

三、意象在詩中的重要性

我們中國的詩一向是講求凝鍊和講求含蓄的，外形凝鍊，內含深永是它的最大特色。爲了達到這種長話必須短說的要求，同時也爲了突破格律的有形框框，所以詩人不得不出使用意象這種手段，以達到既凝鍊又深永的目的，所以龐德才發現中國詩是以意象表現一切。現代主義盛行以後，不但拋棄了格律韻腳的桎梏，更縱容詩人寫自由詩，詩已無定法和規範。人一自由會放浪形骸，詩一自由便會漫無節制，於是詩和白話的散文難以區別。詩成了直來直往的把話說盡，更加失去詩本應含蓄凝鍊的原旨。西方的意象觀念適時的傳了進來，應是遏止詩往概念和抽象說白方向發展的及時雨。這是現代詩特別著重意象表現的最大原因。

詩中使用意象最應講求的是在意與象的準確扣合，不可稍有偏離，如此方能真正達到言簡意賅，生動感人的目的。曹植的〈七步詩〉是一首典型的意象圓融無間的詩：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
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在七步之內完成此詩，目的是要勸諫他哥哥曹丕不可因妒嫉成仇而殺害他。如果他有時間從容書寫，他可把勸諫之意寫成萬言書，引經據典，甚至動用六法全書來痛陳歷來兄弟鬩牆之害。但是時間不許可，他祇有急中生智，選用煮豆燃萁這一自身相煎的事象來暗示兄弟相殘之恐怖，何忍下手之？據說曹丕聽後馬上面露愧色，打消殺意。這首詩既表現了感情的一面，又說出了理性的一面，達到主觀意和客觀象的和諧統一，所以才會感動人，才有說服力。

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意象合的詩可以達到言簡意賅，生動感人的效果。意象乖離的詩則常常會使詩的意圖不明，或根本不能成其爲詩。因之有象而無意，或有意而無象的詩都會被人視爲詩的膺品，使人索然寡味。然而我們在詩的追求和摸索中，常常會不自覺的大量生產這種作品，混淆詩的視聽。

就有象而無意的詩而言，最好的例子便是所謂的“視覺詩”。視覺詩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構想，就廣義而言，我們現在透過文字去看的詩即是視覺詩。但是現在

的視覺詩是捨棄文字，而意圖從其他媒材一眼就看出詩意，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我們看視覺詩常常會把它當畫來看，如果要知道“詩”的真“意”何在，還必須去看附在畫旁的詩行才行，這便是視覺詩本身有象而無意之弊。“圖象詩”也是有象而無意。如果硬說它有意，不過是用文字當磚塊堆砌出一種意而已。譬如有人用文字堆成一座“山”形，有人用幾行直立的文字象形幾棵樹。這種詩祇能說是有意去經營一種“象”，再從象表現出“意”來。這種詩未免太著象，太著象的詩是沒有咀嚼的味道的，因爲它的味道已在它的象形上一語道盡了。另外一種有象而無意的詩，便是近年流行的所謂後現代作品。商禽在評這種詩的時候，曾有過非常坦率的評語；他說：“讀于堅的詩必須有許多心理準備，首先，別想企圖在他的詩中找到美麗的詞藻，摘取金句警語，也別想尋繹出什麼象徵，也不可能聽到他內心的獨白，至於我們常說的‘意象’，對於堅而言也是大爲不同的，也許我們應該稱之爲‘視象’。忽然想起日本人把攝影叫做寫真，于堅的詩可以當之無愧。”（見創世紀第一百期第八十頁）。詩寫成寫真集一樣的赤裸，一覽無遺，這是詩有象而無意的最佳例證。現在這種所謂後現代作品便是如此這般大量出土，並且宣稱詩“不要意義”。但卻又被有心的評論家說成那是純粹用意象來表演的作品。他們把堆砌的“現象”或“視象”誤作了“意象”，不知道現象或視象祇是客觀的陳列，要與主

觀的意來作有機的配合，才能稱作意象。詩是因具情意而感人，不是拿一堆現象來壓人。

有意而無象是詩乖離的另一極端，也就是詩中全是概念的陳述，抽象的白描，空洞的吶喊。詩人把他要表達的意念全部出現在文字表面，全不顧詩中必須有“言外之意”的要求。早年的政治詩、口號詩全是這種表面文章。像古丁寫〈革命之歌〉那樣，將詩的實用性和藝術性兼顧的非常少見。而這種偷懶的寫詩流毒至今仍時常可見。讀這種詩和讀散文沒有兩樣，可以立即曉暢的獲得它要傳達的信息和意圖，卻使人沒半點感動，也帶不來任何聯想。而且多半是一寫一大堆，因為不用一大堆文字來形容容描述，不足以盡意。有一次我拿這樣的詩給學生們看，問他們的讀後感，他們有冒出了一句“有媽媽的味道”。我以為他們是讚美這首詩，原來是說這首詩像媽媽一樣的囉里囉索。那是一首某詩人的懷鄉詩，寫了八五行，分成四段，他把記憶中家鄉的一草一木，晨昏作息的各種活動，用每日間的方式，巨細無遺的寫了出來，內容看來非常豐富，事象紛陳，實際煩瑣乏味，全無詩的韻味和回味，徒有詩的形式。這就是一本不知道準確使用意象的詩。他從來不知道，他的“意”圖如果配合一個準確的事象來代言，會省卻多少文字，至少達到詩要精鍊的要求。王維有首〈雜詩〉，同樣也是寫思鄉，祇有四句：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維是用“寒梅著花”這一探問的意象語來關懷他的故鄉。祇此一部份暗示全體，可以概括多少心事的意象，就使得詩味盡出，那裡會要那麼多囉索的形容描述？我們的詩常被人諷刺為散文的分行，就是因為不懂使用意象的原故。好詩是不用太長的，長詩的裡面滲水太多，意思重複又重複。歷來長詩能被人記住的，總是祇有其中意象比較鮮明突出的那幾句，連〈長恨歌〉也不例外。

四、構成意象的幾種方法

詩中意象的構成看起來很難，其實如果熟諳文法，非常容易。因為它不過是在變修辭的戲法而已，而且戲法變得越新奇，且不失手，越有可能成為大家，已往成名的大詩人莫不擅於玩弄這種手法。王國維認為“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其實這一“鬧”字使這句詩立即蛻變成一活生生的春日場景。一個守成的詩人頂多寫成“春意新”，或“春意濃”，但“新”和“濃”都是抽象的概念，是一種平面的形容。“鬧”字則會活神活現，將虛化實，帶動詩“鬧”了起來。綠蒂的詩集〈決堤的哀思〉是取自他這本詩集中的一個意象用語。意思是表達他對親人過世的哀思，如果他用“無盡的哀戚”或“哀痛欲絕”，“無盡”和“欲絕”都祇是空幻的形容，而用“決堤”則乃事象的比喻，哀戚像決堤的洪水樣的洶

湧激動，就生動多了。因此，“比譬”或“比喻”是組合意象最常用的方法。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說：“比喻是天才的標幟”，我把比喻看成是“詩中的魯仲連”。朱自清認為廣義的比喻是詩的主要生命素，詩的含蓄，詩的多義，詩的暗示力，主要建築在廣義的比喻上。他寫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長文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寫“比喻”在詩中的運用和舉例。他發現在〈唐詩三百首〉中，用比喻最多的一首詩是杜甫所寫一共廿二句的七古〈寄韓諫議〉。

南宋詩人陳騷把比喻分成十類：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我們則通常把它分為“明喻”和“暗喻”兩種來概括。前者是以比喻詞：像、似、如、好比、如同等使得兩事物間產生意義；後者則兩者之間不用比喻詞，作直接肯定的比擬。有時整首詩祇用一個比喻，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滲透在全詩裡。余光中的詩慣於用暗喻，所以他的詩的句子都非常強而有力，絕不含糊，使得他的作品始終充滿陽剛之氣，感性中揚抑著理性的因子，建立他獨特的風格。比喻要比得貼切，準確，否則會造成晦澀，無從聯想或誤導聯想，會遭到德國諺語“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腳的”諷刺。

法國象徵主義大師馬拉美有一句為詩的名言：“說明是破壞，暗示才是創造。”暗示和象徵也是創造一個成功意象的最佳手段。曹植的〈七步詩〉即是避免說破，而用暗示的手法寫成的。清

朝詩人葉燮在他的《原詩·內篇》中說過幾句對象徵暗示用在詩中的好評，他說：“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其形象，絕議論而窮其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所謂“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都是象徵手法用在詩中的效果，這種效果會使詩含蓄有味，耐咀嚼，使詩像鑽石樣多面發光。白靈在作意象的分類時，認為象徵性意象的特點是“以具體之‘象’去表‘微’較高層次的精神經驗或理念世界”。由於高層次的思考是非常私房的，個人的，甚至歇斯底里的，所以用以去表徵的“象”難以用精準的標準去要求，太精準就會變成說破。高層次的精神經驗或理念世界是難以捉摸的，更難以說個正著。此所以李商隱有的詩屢有神秘的美感，而無暢快的通感，歷來解者紛紛，但真正旨趣所在，迄無定論。這樣象徵性的意象會提供出更大的想像空間，使讀者不得不從不常見的事物去尋找它背後隱藏的聯繫線索，而得到詩的最大樂趣。但有些人讀詩非常不願意這麼費腦筋，他們把象徵等同於晦澀。其實象徵祇是使詩含蓄的一種技巧，讀的人要通過比較深刻的理解，才可獲得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而晦澀則完全不同，晦澀是詩人理路完全不明確的一種表現，或者要表現自己前衛高明而故意寫成那樣，晦澀的詩祇會造成誤解，不會使人理解。

其實純粹用客觀事物的呈現，也可造成可觀可感的意象。這種詩，我們的古詩裡面有很多例子，譬如元朝馬致遠的《天淨沙》：“枝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又譬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都是由很多客觀的畫面場景疊映而成，由是我們而感受到詩中悲涼蕭颯的景況，這即是由景生情，或因象而知意的一種意象。這種詩是與那些有象而無意的詩不同的，雖然同樣都是一些客觀事物的呈現，但是它是經過有意安排，而且場景都是類同的，譬如《江雪》的三個景，幾乎都是那麼孤絕，三種孤絕疊加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悲涼蕭颯的景況。

詩中經營意象的方法還很多，譬如評論家蔡源煌就曾主張以經驗主觀化的超現實主義來營造意象，而洛夫、商禽、痲弦、羅門都是此中能手。一提到超現實主義，或超現實手法常常被人視為洪水猛獸，會使詩光怪陸離莫知其所以。其實祇是表現手法高明不高明的問題，這是對創作者而言。還有就是讀者肯不肯好好讀的問題，超現實手法的最大目的是要表達對事物的獨特體認，而喚起讀者未曾有的全新經驗。這與意象的要求富創造性、新鮮感是相通的。朱光潛說過一句話：“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闢土，須逐漸把本來非我的征服為己有。”我們讀超現實主義的作品應有這種認知。

用對比的方法也能構成很好的

意象，它是把兩種完全相反的景像或感觸並置。譬如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高適的“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尤歌舞”。還有現代詩人洛夫的名詩《剔牙》將貧與富作對比，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是非常新鮮感人的意象。羅門曾經認真的說：“詩如果沒有意象，詩會餓死。”可見詩要豐滿，必須要靠意象來充實。意象是詩中的繁花，沒有它，詩便美不起來。

九五年十二月寄自台北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曇花一現的詩人：西爾維婭·布拉斯

劉耀中

世界上，凡是美好而又短暫的事物，一旦殞逝，總是讓人惋惜，低迴不已。那帶著濃郁感情色彩的曇花，不願與群芳爭艷，偏在夜間開放。從開放到凋謝，僅僅四、五個小時，如不著意捕捉，就錯過了欣賞這孤芳自賞的“月下美人”。我們對“美好”的事物，要善於欣賞，才能理解它的價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一位年青的女詩人，享譽文壇，她的名字是西爾維婭·布拉斯。她在人生羈旅中只停留了三十二年，留下的寶貴詩作，溝通了當代英美文化的高層知識份子的關係。但不為美國大眾文化所認同，認為它是曖昧不明的文化模型。

西爾維婭·布拉斯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生於波士頓，恰好和英國著名詩人戴倫·湯瑪斯同年同月同日生。西爾維婭死於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是用一氧化碳自殺中毒致死的。

西爾維婭·布拉斯的家庭與經歷

西爾維婭的父親是德國人，十五歲移民到新大陸。二十六歲才大學畢業。為人謙虛儉省，不愧為農民出身的學者，勤勤奮奮工作的清教徒，中午一餐三明治充飢，從來捨不得進餐館大吃一頓。然而他是一個性格開朗、自由的人。他的專業是動物行為學，更具體的是研究蜜蜂的生理與行

為，在波士頓大學兼職，結婚比較晚，膝前一子一女。在西爾維婭八歲，一九四〇年，死於糖尿病。

西爾維婭有個學者媽媽，是她的啓蒙人。母親是出生在美國的奧地利人，天主教徒，曾在音樂之都維也納定居，受過音樂的薰陶。但是她的家族比較傳統，主張女子出嫁後要服從丈夫。由於她出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受到美國大眾文化的影響，對於自己的家庭過於專制而不滿，她走進社會時，正值美國經濟蕭條時期，從事教育工作，收入不多，丈夫去世又早，她帶著兩個孩子，住進一幢簡陋的房子。母親的教育與愛好，深深地影響了西爾維婭。自幼就愛聽媽媽講故事，講歐洲的哲理，引導她欣賞古典音樂、閱讀文學作品。所以西爾維婭九歲就開始寫詩，並獲校園獎品。對文學作品，廣為涉獵，例如：安諾德、柏拉圖、曼、安斯托也夫斯基等等。給她影響最深的是尼采的蘇魯支語錄。她的超人思想和虛無主義即由此而來。

西爾維婭在大學時代，雖然接觸了當代作家，和美國本土文學，但怎麼也沒有擺脫德國人的優越感。她母親望女成材，諄諄善誘，反而引起她的反感。由於當時的大學，多為英國、法國、北歐白人，只有少數黑人和猶太人，亞洲人更是寥寥無幾。兩次大戰，全都是和德國交戰，所以有人向她家扔過石頭，表示仇恨德

國。她是白人，又是有獎學金的高材生，又得過《十七歲》和《小姐》雜誌的獎金。但她沒有父親，又是出身於中下家庭的人，所以有自卑感，往往也受到一些歧視，反應到她交男朋友的表現上。對性關係不大感興趣，僅僅是為滿足對方的需求而已。她發現美國男子比較膚淺、天真，不願在美國人中尋找終身伴侶。又因其他種種壓力，使她厭世，走向宗教追尋寄托。讀每期《基督教箴言報》，但她不知道這是邪教組織的報紙。報上的主張，不相信科學，有病不求醫，只作禱告。她的厭世情緒終於導致她尋了短見。有一天下午，她祖母聽見她在地下室呻吟，發覺她服安眠藥自殺，雖然搶救存活，但遺留下來的精神分裂症卻是不可救藥了。

此後，西爾維婭的閱讀範圍更加擴展，如：托爾斯泰的作品、歌德、莎士比亞、席勒、卡夫卡、弗洛伊德等。名著《白鯨記》對她的思想影響很大。在交男朋友方面也大方不少，甚至到醫生那裡索取避孕藥。那時她正和一個學科學的男朋友交往。

《白鯨記》給了她很深沉的邪教影響，ICH ICH 乃德國人的“自我”，里爾克使她追求宗教信仰。這時她發現“雙重人格”普遍存在。神學有“雙重性”，耶穌有雙重人格，摩尼也有。德國人說的Doppelganger現象就是雙重人格。

她以優等分數畢業了，並且拿到了Fullbright獎學金到英國劍橋深造。在英國認識了青年詩人泰德·休斯，一見鍾情，於一九五六年成婚。休斯英俊多才華，現是英國的桂冠詩人。他們結婚時，他已寫完了《雨中的鷹》。美國當時是世界上被人嚮往的國家，歐洲人想到美國找出路，加上布拉斯不喜歡英國的冷霧天氣，於是遷來美國。但是休斯的教育背景，在美國又無名氣，所以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使他傷感失望。

布拉斯喜歡休斯的陽剛男子漢的氣概，以自己嫁了一個英雄好漢而自豪。而她自己是一個受壓抑者，所以幫助丈夫打字，修改文章和詩作，各地寫信托人情，終於使丈夫在紐約嶄露頭角。

大約在一九五九年，波士頓的詩人洛厄爾的所謂“懺悔派”盛行之際，在波士頓大學的一個寫詩班上，布拉斯認識了安妮·賽斯同。她們都是洛厄爾的學生，有同樣的神經質，又都有失足的經歷、自殺和沮喪感，兩個人在戀愛觀上也較一致。視情侶為屠夫，死慾、焚化，她們是巫婆、失控的下意識……兩個人如此酷似，所以一見如故。

與此同時，西爾維婭認識了狄奧多爾·雷斯凱（Theodore Roethke），雷斯凱受榮格心理學的影響，採用原型和意象以及在個人痛苦的經驗上，融會在詩作裡，再反映出來。如果精神病人沒有接受精神治療，往往會誤入歧途，無意識地甘心充當犧牲者。西爾維婭病情太重，無法解救，加上他的丈夫休斯有了外遇。是一個從俄國來的女人，名叫奧爾加，有強烈的支配慾，使西爾維

婭無法容忍。夫婦兩人同床異夢，貌合神離。直到一九六二年的夏天，她自己心猿意馬了，但仍一同去愛爾蘭做了一次旅行後，十月裡，西爾維婭叫休斯搬了出去。他們有一兒一女。

休斯走後，西爾維婭百感交集，立刻投入創作的高亢情緒中，彷彿超出自我控制，脫韁的思緒，激發了靈感。在短短的兩個月裡，她寫了四十首詩，發洩了她的狂怒、失望、愛情、仇恨等等情愫，如：〈蜜蜂之會〉、〈刺〉、〈父親〉、〈拉撒若夫人〉、〈艾佛爾〉、〈死亡與公司〉以及一首淒切動人，為她的愛子作的詩。

一九六二年，西爾維婭從郊外搬到倫敦，情緒低落，氣候寒冷潮濕多霧，那是二十世紀裡最冷的倫敦。二月十一日清晨，她將麵包和牛奶送到年幼的孩子們身旁，輕輕地關緊房門，然後到廚房裡打開煤氣。就這樣，告別了心愛的一兒一女。當被護士發現時，已不省人事，送進醫院，找到醫生，卻無病房，她去世了。

在西爾維婭死亡的這一年，雷斯凱溺死在游泳池中，是否自殺，不得而知。她的女友安妮·賽斯同在一九七四年自殺身亡。

西爾維婭自殺至今已三十三年，她的形象已成爲“婦女權利鬥爭的犧牲者”，一個巾幗英雄，一個心理學研究的對象，一個受傷的悲劇靈魂。她最後完成的十二首詩歌中反映了她的虛無主義和對“死亡”的形而上學，她認爲只有死亡，才能解脫。她的“女詩人”形象是富有戲劇性的。今天不少人誤解了她，認爲她是在壓抑下的反叛婦女。她的眼淚仗她成爲女英雄，其實她只是一

個西方浪漫主義和詩人坡(Poe)的暗影，所以我們應該整體地看她的一生和她的作品。

西爾維婭·布拉斯的作品

現代詩人也不能擺脫社會的文藝發展的壓力，我們要從邪惡與善良兩方面著眼，才能知道西爾維婭的動力是如何被推動的。

西爾維婭無意地推動自殺，令人費解恐怖，她的詩有太陽的熾熱，使人畏懼，例如她詩中寫道：“從灰燼中爬起 / 高聳如火一般的紅髮 / 我噬啖男人猶如吞吐空氣。”

其實她是纏繞著貞操和美國清教徒的信仰，受到嚴重的家庭壓力。最近有學者評論西爾維婭的丈夫休斯對家庭不負責任，是西爾維婭致病的因素之一。然而那個“自殺女詩人”的神話，把女人看做巫婆，從大眾神秘和迷信心理上，從中取利，也許就是女性權利的剝削者。

有人說，榮格心理學對“象徵”的研究，可將人帶出精神病魔的糾纏，這也帶來神秘主義和新時代的各種靈力。“現象”研究時興起來。她們的死反映著美國社會與家庭組織的危機。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卜滋華社會的頹廢，一一呈現眼前，最重要的是，西爾維婭善於描寫現代女人的心理。

《巨人》是西爾維婭的第一部詩集，也是她生前看見它出版的一部，那時她正研究柏拉圖哲學和葉慈的詩，反映在英國和休斯同居的時代，常採用原始及獸類象徵，那是受了休斯的影響。她說：“我要用我的意圖和理念，我的美學和我的筆桿，去順理這

世上的紊亂，創造新生。”

由於布拉斯喜歡模仿別人的佳作，爲了出名不惜受人物議。這一點評論家對她不太滿意。例如她看了雷斯凱的詩，就拷貝他的榮格心理學部份；讀了洛厄爾的〈生活的描述〉，她就拷貝洛厄爾採用精神分析、應用神話、原始動力等等技巧，但她又發揮得太過份，以至想像力、幻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又如《巨人》的無特殊人稱的作風，是受了艾略特和愛默生的影響，也帶了葉慈的神秘，女詩人狄瑾蓀式的壓抑，憤世嫉俗和死慾的痕跡。如：〈堅硬堡壘的絕壁〉和〈屍身的兩面〉都反映出她的暗淡心理。

她用父母的“形象”寫詩，她說她母親像巫婆，罵她父親是法西斯魔鬼。她最聞名的一首詩〈父親〉(Daddy)就是想殺死這個“法西斯”的“父親”。她用原始模型寫詩，把丈夫比做“吸血鬼”，她寫道：

“父親，父親，你這個雜種，我要和你脫離關係”

“母親，母親，你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你這個巫婆”

“如果我能殺一個男人，就能殺兩個／你這個吸血鬼，／吸了我一年的血／你要知道是七年”

布拉斯閱讀Rugert Brooke的詩，相信是劣神創造的劣等世界，把父親看做是劣神的角色。

西爾維婭的詩，反映了資本主義、商人的實用主義，爲了出名，也是爲了掙錢。但她用詞尖銳，一針見血，不是遮遮掩掩。她一向敬業，工作勤懇，這是受她父親的影響，馬丁路德清教徒的

工作狂。

一九六三年出版了她用筆名“維多利亞·盧卡絲”寫的小說《鐘狀罐子》，是一部以第一人稱敘述性的半自傳體，女主人公埃絲特拿到文學獎以後，到了紐約，受到女性雜誌的金錢剝削，精神壓力很大。同時又受到“女權主義”異端者的指責。因爲五十年代，正是呼籲女性應回到廚房去的時代，守婦道、盡家庭主婦之責，才是本份。她受不了這種偏見，她開始過著放蕩的生活，失去處女的貞操。面對社會的譴責，內心矛盾重重，終於走上絕路，服過安眠藥自殺，患過精神分裂症而住院。這部作品缺乏隱喻性，但成爲女權主義者的工具。

一九六五年出版詩集《艾瑞爾》，與《鐘狀罐子》同一主題，但富於煽動性。

其他作品，如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涉水而過》，與《巨人》同時的產物。這一年還出版了《冬樹》與《艾瑞爾》一樣表達憤慨，如有這樣一段：

“當我將要倒下的時候／才悟出我是出類拔萃／當樹枝觸摸到我的時候，才發現鮮花的存在”

還有詩〈沉重的女人〉、〈動物園工的妻子〉等。她在〈鏡子〉一首詩裡談到月亮和夜全是屬於女人的，女人衰老時變成魚，像魚一般的在池裡游泳。這是女人的智慧，帶著占星術的色彩，如：

“從池底／天上的星宿主宰著生命。”

她想殺她父親是弗洛伊德的奧地帕情結。布拉斯的作品裡指出女人也有奧地帕情結，是內藏的。她的作品表達了西方思想不能容納女性，這個觀點影響了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鼻祖德希達，他指控西方文學哲學是“崇拜男性生殖器爲中心”的文化。也許“女人才是真理。”

西爾維婭否定了美國大眾所認識的英國文化，勇敢地嫁給了英國人，但是最終沒有好結局。這就證明了美國前輩詩人艾略特和龐德跑回歐洲文化的下場。所以卡明斯從歐洲回來以後，不再拷貝歐人的文化，而要創造堅硬的詩人。他說：“詩人就是企鵝，我是真實存在的千面笑匠。”西爾維婭·布拉斯給了卡明斯一個檔案證明。

我盼望中國現代化中的年青詩人，能夠研究西方文化及西方心理學，否則寫出的作品會不周全，或誤導了世界。一位作者或詩人應對政治、社會、歷史、心理學、人生哲學，甚至巫術等有所了解，才是全面。希望拙文能對解放婦女，男女平等作出一點貢獻。

文訊

由越南著名現代詩人銀髮（盧斯榮）、陳國正、余問耕，作家陸進義、懷雨等五人組成的越南華文作家代表團應邀出席了在星加坡召開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大會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起一連四天在星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第13號講堂舉行，期間並有小說、散文、詩的專題小組討論。出席這屆大會的華文作家共有130多位。

Sylvia Plath



詩選譯

張張
芬芬
錯齡

瘋女的情歌 ○張錯·譯

我閉上眼睛整個世界就忽地完了；
我打開眼一切又重新活轉過來，
（我想你是我心中的幻像吧了）

星星在蔚藍和嫣紅中旋舞出來，
黑暗也漫然跳進來
我閉上眼睛整個世界就忽地完了。

在夢裡，你用魔法扯我上床
發狂地給我唱歌，吻到我發狂，
（我想你是我心中的幻像吧了）

神從天空掉下來，獄火熄掉：
天使和惡魔般的人都離去了：
我閉上眼睛整個世界就忽地完了。

我夢想你終有一日守諾歸來，
但我卻老了，忘記你的名字了，
（我想你是我心中的幻像吧了）

我本應去愛上一隻雷鳥的，
至少春天來時，他們就奮然飛返了，
我閉上眼睛整個世界就忽地完了。
（我想你是我心中的幻像吧了）

月亮和紫杉

這是心靈之光，冷而浮動，
心靈的樹是黑的，光是藍的，
草在我腳下傾訴出它們的煩惱，
就像當我是神一樣，
它們刺痛我的足踝，細訴它們的痛苦。
迷幻的煙霧湧來這地方
在我屋子前面一排墓碑前被擋住了，
我就是不知道要往那兒去。

月亮沒有門，
它就是一張臉孔，
像指節般的蒼白，
而且也極端不安，
它好像犯下滔天大罪般的
扯著海洋；
它寂靜無聲在澈底的絕望。
我居住在這兒，
在星期日，早晚兩次的鐘聲嚇壞了天空——
六張偉大的嘴巴肯定了復活，
最後，它們清醒地敲出它們的名字。

紫杉直指向上，有一種哥德式建築風味，
隨著它向上看去，就找到月亮了。
月亮是我的母親，
她不似聖母瑪莉那樣甜蜜，
她的藍衣裳放出小蝙蝠和貓頭鷹，
我真的好想溫柔地相信——
畫像上的一張臉，
慈祥地在燭光照耀下，
俯視下來，用它柔和的眼神特別看著我。

我已陷落很久了。
雲層如藍花般
神秘地掩著星星的臉孔，
在教堂裡面，聖人們全將映得通藍，
他們柔和的站姿飄浮在冰冷的長椅上，
他們的手和臉神聖得好生硬，
但月亮卻沒有看見這些，
她蒼老而原始，
而紫杉的訊息是黑暗——
黑暗和沉默。

你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這樣做，黑色的鞋子
我像隻腳在其中生活了
三十個年頭，可憐且蒼白，
僅敢呼吸或打噴嚏。

爹地我早該殺了你。
我還沒來得及你卻死了——
大理石般地沉甸，充滿神祉的袋子，
慘白的雕像帶著一只灰色的腳趾
大如舊金山之海狗

和頭顱沉浮於怪異的大西洋中
把綠色的豆莢傾在藍色之上
在美麗塞納河外的海浪中。
我曾祈求能尋回你。
啊，你

以德國的口音，在波蘭的市鎮
被戰爭，戰爭，戰爭的軌路機
輾壓磨平
但是這市鎮的名稱是很尋常的。
我的波蘭朋友

說起碼有一兩打之多。
所以我從未能告訴你該把
腳，你的根，放在何處，
從來無法和你交談。
舌頭在下顎膠著。

膠著於鐵蒺藜的陷阱裡。
我，我，我，我，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以為每個德國人都是你。
而且淫穢的語言

一具引擎，一具引擎
當我是猶太人地卑視我
一個被送往達浩，奧胥維茲，巴森⁽¹⁾的猶太人。
我開始學習猶太的談吐。
我想我有理由成為猶太人的。

提洛爾的雪，維也納的清啤酒
卻不太純白和真實。
以我吉卜賽祖宗和奇妙的運道
加上我的塔洛紙牌，我的塔洛牌
我真有幾分像猶太人呢。

我始終畏懼你，

爹
地

張
芬
齡
·
譯

你的德國空軍，你的德國武士。
你整齊的短髭，
和你印歐語族的眼睛，明澈的藍
裝甲隊員，裝甲隊員，啊你——

不是上帝，只是個卍字
如此黝黑就是天空也無法呼嘯而過。
每一個女人都崇拜法西斯主義者，
長靴掛在臉上，野蠻
野蠻如你一般獸性的心。

你站在黑板旁邊，爹地，
我有這麼一張你的照片，
一道裂痕深深刻入顎部而不在腳上
但還是同樣的魔鬼，一點也不
遜於那黑人，他

曾把我美好赤紅的心從中擊破。
你下葬那年我十歲。
二十歲時我就試圖自殺
想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邊。
我以為屍骨也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把我拖離此一劫數，
還用膠水將我黏合。
之後我才知道該怎麼做。
我塑造了一尊你的偶像，
一個帶著《我的奮鬥》⁽²⁾眼神的黑衣人

一個拷問台和螺旋鈕的愛好者。
我說著我願意，我願意。
所以爹地，我終於完了。
黑色的電話線斷了，
聲音就是無法爬行而過。

如果說我已殺了一個人，我就等於殺了兩個
那吸血鬼說他就是你
並且啜飲我的血已一年，
實際是七年，如果你真想知道。
爹地，你現在可以安息了。

你肥胖的黑心裡藏有一把利刃
村民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你
他們在你的身上舞蹈踐踏。
而他們很清楚那就是你。
爹地，爹地，你這渾球，我完了。

註：(1) 集中營之名稱。

(2) 希特勒之著作。

我又做了一次。
每十年當中有一年
我要安排此事——

一種活生生的奇蹟，我的皮膚
明亮如納粹的燈罩，
我的右腳

是塊紙鎮
我的臉平淡無奇，質地不差的
猶太麻布。
餐巾脫落
噢我的仇敵。

我害怕了嗎？——

鼻子，眼窩，整副的牙齒？
陰濕的氣息
再過一天就會消逝。

很快，很快地吞噬肉體
的墳穴將
降臨我身

我是個含笑的女人。
我才三十歲。
像貓一樣可死九次。

這是第三次了。
每十年得
清除多少廢物。

幾百萬燈絲。
嗑花生米的群眾
都擠進來看

他們把我的手腳攤開——
嘲弄這全然的裸露。
各位先生，女士，

這是我的手，
我的膝。
我可能瘦骨嶙峋，

不過，我還是一樣，十足的女人。
這種事第一次發生在我十歲那年。
那是意外事件。

第二次我就決意
支撐下去而不再回頭了。
我搖晃著緊閉

如一隻貝殼。
他們得一叫再叫
將蟲自我的身上取出像黏濕的珍珠。

拉撒若夫人
張芬齡
譯

死去
是一種藝術，和其他事情一樣。
我尤其善於此道。

我使它給人地獄一般感受。
使它像真的一樣。
我想你可以說我是受了召喚。

在密室做這件事很容易。
安穩地做這件事也很簡單。
這是很具戲劇性的

在一天之內歸返
到同一地點，同一面目，同樣地野蠻
可笑的叫喊：

“奇蹟！”
將我擊昏。
他們標出了價格

爲了目睹我的傷痕，出價
爲了我的心跳——
的確還在跳動。

而且還出價，出很高的價格，
爲了一句話或一次觸摸
或一絲血液

一根毛髮或一片衣物。
就這樣啦！醫生先生。
好啦！仇敵先生。

我是你的藝術傑作，
我是你的珍品，
純金的寶貝

熔解成一聲尖叫。
我翻滾發熱。
不要以爲我低估了你的關切。

灰燼，灰燼——
你攪撥挑動。
肌肉，骨頭，那兒什麼也沒有——

一塊肥皂，
一枚結婚戒指，
一撮純金的填塞物。

上帝大人，撒旦老爺，
注意
注意了。

從灰燼中
我披著紅髮昇起
像呼吸空氣般地吞噬男人。